

漢學，當何如？—— 越南《南風雜誌》漢文版「漢學」相關 論述之研究*

羅景文**

〔摘要〕

法殖民政府於 1919 年正式廢止越南科舉制度，宣告越南傳統教育制度的終結，此亦是越南傳統漢學／儒學的重要分水嶺。這對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來說，不僅是他們關注的焦點，甚至也和他們本身及越南未來的發展密切相關。因此，這些知識人便在當時重要的漢文報刊《南風雜誌》上，展開了一連串有關「漢學」的討論。或分析漢學衰微之因，或總結漢學發展歷程，或引介中國傳統思想以為借鑒，或說明殖民政府對待處置之法，或思考越南漢學存續轉型之道，探討議題相當多元，也早於 1920 年代中期的越南儒學論爭，具有相當重要的社會文化和歷史意義。更重要的是，在《南風雜誌》這一份主要由殖民者及傾法／親法知識人所共同構築的言論場域裡，有不少論述從殖民論述的罅隙中流露出來，甚至與之針鋒相對，反而造成文本的開放與對話，使「漢學」本身的意義更趨多元，呈現出豐富的社會文化面貌。相信這些問題的討論，將有助於我們認識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在知識結構與意識型態上的差異與拉鋸，進而思考「漢學」在近現代東亞轉型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越南知識人、《南風雜誌》、漢學、儒學、法國

* 本文為科技部 10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被排抑的他者——以越南《南風雜誌》（漢文版）上的『漢學』論述為考察核心」（MOST 104-2410-H-110-066）之部分成果，謹此致謝。本文曾以〈被排抑的他者——以越南《南風雜誌》（漢文版）上的「漢學」論述為考察核心〉為題，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文化交流與觀照想像：中國文哲研究的多元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8 日）。承蒙講評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陳益源教授指正，復蒙《文與哲》審查委員提出諸多中肯剴切的修改建議，其所開啟的諸多思考和對話，有助於筆者釐清論文盲點，修正原文不足之處，謹申謝忱。同時也感謝曾提供建議或協助筆者撰寫此文的師友同學。未逮之處，文責自負。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我人今日適逢漢學方卸卻舊職務
(即普及教育職務),而改署新職
務(即古典學)之辰,則想宜略
敘彼漢學自身所孕育生長於我南
國土上之歷史,及預料將來保存
之處置,當何如?——阮伯卓〈我
南漢學之古後觀〉

一、前言

東亞各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後,除了內在因素的變遷之外,都面臨了西方世界強大的政經局勢、思想文化,乃至於器物科技的挑戰與威脅,而在政治、思想與文化層面產生極大的變革。對東亞諸國的有志之士或知識分子來說,此時關注的課題不僅僅是振衰起敝、革新圖強,以趕上西方的科技和文明,更在於如何以自身文化回應西方所帶來的強勢壓力。為了回應當前變局,知識分子便有著或是揚棄傳統、全盤西化,或是捍衛傳統、堅守舊學,又或是調和東西、取長補短等各種不同的意圖和手段。他們在去留取捨之際,必然都得面臨價值觀念、思想精神的重估與調整,試圖在救亡圖存與捍衛傳統之間,尋找更多的可能性。以越南來說,「漢學」,或是另一個與之概念相近,甚至重疊的詞彙——「儒學」,便是越南知識人面對變局所能憑藉的重要思想資源。

在越南已存續千年的漢學,也因為法國殖民而面臨強大的時代挑戰。法國於1858年開始侵略越南,1884年全面佔領,並於1905年實施教育集權管理,統一越南的教育體制,當局限定小學教育階段所使用的教學語文是法語和越南羅馬字(又稱為「國語」,Quốc Ngữ),小學之後則以法語為唯一的教學語言。換言之,漢字並非官方法定的教育文字。法殖民政府更在1915年、1918年分別取消了越南北圻與中圻的鄉試。1919年5月,北圻舉行了最後一次的會試,越南科舉制度正式廢止,這無疑宣告了越南傳統教育的終結。因此,多數越南研究者認為1919年科舉廢止,是越南傳統學術的重要分水嶺,例如阮金山(Nguyễn Kim Sơn)便提到1919-1954年是越南儒學傳統面臨存亡危機的階段,此時的越南知識人分別形成

「傳統」和「革新」兩方陣營。¹阮壽德（Nguyễn Thọ Đức）更進一步說明了這樣的狀況：

在此期間，科舉制度被取消，封建政府成為法國殖民主義者的傀儡，拉丁文化文字取代了漢字和喃字。在西方文化（主要是法國文化）與越南儒教文化發生強烈衝突的背景下，越南儒教總體上逐漸瓦解。而西方物質文明則逐漸蔓延，這使許多越南儒者深感擔憂，一心想振興儒教。相反，有一部分學者卻看到儒教的腐朽和落後，認為儒教阻礙了民族的發展，應予以堅決批評，並採納西方文明。在 1923-1940 年期間，越南學術界圍繞儒教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相互對立的兩個主要思潮是批判儒教教派（稱為「反傳統傾向」）和提倡儒教（「傳統傾向」），參與爭論的是傳統儒士和西學知識分子。不是所有儒者都支持儒教，也不是所有提倡儒教者都是傳統儒者。許多滿懷民族熱情的西學知識分子，也致力提倡儒教，將儒教視為民族價值、民族精神。相比之下，在批判儒教者隊伍中，也有不少的是傳統儒士。²

從他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繼續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在這論爭過程中，相關人物之處境和思想脈絡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此一現象，亦如王汎森對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勢力覆壓下之困境與悲願的觀察：「在那樣無奈的困境之下，如何愛國強國，成為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一個目標。但是選擇何種手段來達成這個目標，便因人而異了。在意圖和手段之間，可以有無限種方式叩接，只要行動者自認為二者之間是合乎邏輯的，對行動者自己而言，便不成任何問題了。」³無論是越南

¹ 阮金山（Nguyễn Kim Sơn）：〈當代越南儒教研究之現狀與問題〉，《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2 期（2008 年 12 月），頁 155-172。

² 阮壽德：〈試論現代時期越南儒家學術思想的特點——從中國先秦兩漢儒家學術思想的特點說起〉，收入王三慶，陳益源主編：《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一）》（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2010 年），頁 65-86、引文見頁 78-79。

³ 王汎森先生接著提到：「他們有的是意態極為保守，而手段極為西化；有的是意態極為前進，而手段卻極傳統；有的是意態保守，手段傳統；有的是意態激進，手段西化。同樣的意圖可能藉著全然不同的手段去達成，而同樣的手段也可能為完全不同的意圖服務。所以單只是用『傳統』或『前進』，『新』與『舊』來描述他們，常常是不夠充分的。」王汎森：〈從傳統與

傳統儒士，還是西學知識分子，他們都希望讓手中的知識系統和思想資源更能回應眼前的變局，儘管手段與方式可能有極大的不同，但終極目標卻有相似之處，均指向了民族與國家。而就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漢學（儒學）、西學與越南自身文化是他們可以憑藉的思想資源。

二是圍繞越南漢學或是儒學論爭的時間問題。大部分的研究者認為較具體的爭論和辯護，是從 1920 年代中期開始，而至 1930 年代達到高峰，當時不少知名的知識人，如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陳仲金（Trần Trọng Kim, 1883-1953）、潘瓊（Phan Khôi, 1887-1959）、傘沱（Tản Đà, 即阮克孝, Nguyễn Khắc Hiếu, 1889-1939）、吳必素（Ngô Tất Tố, 1894-1954）等人都參與了相關議題的討論。⁴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麼從法殖民政府 1915 年逐步取消科舉制度，到 1920 年代中期之前，這段期間的儒學發展彷彿是停滯了一般，知識人無法針對當下的處境，做出立即的回應，卻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醞釀，才能在數年之後激起論爭的波瀾。

但實際情形真是如此？是重重危機壓得這群越南知識人喘不過氣，只能嚥口消極面對困境？還是他們缺乏討論與發表言論的管道？而他們此時關心的議題又是什麼？若再進一步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南風雜誌》正好提供了探討此議題的切入點。《南風雜誌》創刊於 1917 年 7 月，終刊於 1934 年 12 月，共刊行 210 期。該刊是在法殖民政府的支持之下所成立的，主要扮演了宣傳殖民政府政策，強化

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124-125。

⁴ 詳見阮壽德前揭文，頁 79-80；阮金山前揭文，頁 158-159。需要說明的是，前述兩位研究者都直接將越南人名及其著作名稱翻譯為中文，未加註越文原名，查閱資料時應加以留意。又如日人今井昭夫（Imai Akio）亦是以「1930」年代，作為探討越南「國學」發展及論爭的時間座標。詳見今井昭夫（Imai Akio）：〈通過越南 1930 年代的「國學」論爭看東亞「國學」的發展〉（“Nghĩ về ‘Quốc Học’ ở Đông Á thông qua Cuộc Luận Chiến về ‘Quốc Học’ ở Việt Nam Thập Kỷ 1930”），《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2012 年第 2 期，頁 99-109。後又收入段黎江（Đoàn Lê Giang）等著：《在東亞背景下的越南文學與日本》（*Văn Học Việt Nam và Nhật Bản trong Bối Cảnh Đông Á*）（胡志明市：胡志明市文學—文藝出版社，2013 年），頁 477-488。但該文「國學」一詞所指涉的對象，並不完全等於「漢學」或是「儒學」，而是「探究一國文化的一門學問」。不過，就算是越南當時的文士或學者，對於「國學」的定義，也未有一致的看法，其中牽涉到是否含括文學與思想學術兩種層面，又是否要將儒學和佛教納入，以及該論爭與「西化」主張之間的關係，其複雜狀態詳見該文的討論。

越南與法國之聯繫的重要角色，是法殖民政府發行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刊物。⁵而在《南風雜誌》終刊之前，漢文版上有不少關於漢字、漢文及漢學的討論，這些篇章將可以作為我們分析的依據。

回顧歷來相關研究成果，可從越南漢學（儒學）與《南風雜誌》等二個方向來說明。首先，就越南漢學和儒學的研究情形來看，越南學者還是傾向以較宏觀的視野看待儒學的發展。⁶雖然法殖民政府於 1919 年終結越南傳統儒學的發展，但學者大多認為關於儒學轉型的論爭大多發生於 1920 年代中期之後，如前文所提及阮金山、今井昭夫、阮壽德等人。由於議題選擇與探討對象的不同，使得他們在討論上便較少觸及 1920 年代中期以前的漢學或儒學論爭。然而，這個階段在越南近代學術轉型的過程中，實有著不可忽視的關鍵地位，能讓我們見到越南知識人在面對傳統學術生態發生遽變時，或歌頌、或質疑、或對立、或協力、或認同、或抗拒等各式各樣的論述與情緒。

其次，是關於《南風雜誌》的研究情況，早期較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阮克川（Nguyễn Khắc Xuyên）《《南風雜誌》（1917-1934）目錄分析》⁷，與范氏玩（Phạm

⁵ 在漢文版《南風雜誌》的版權頁裡，把「全權府政廳司馬迪」（Louis Marty，生卒年不詳）列為「創立人」之首，並把「大南皇帝陛下」、「東洋全權沙露大人」（即印度支那總督 Albert Sarraut，1872-1962）列為「報之恩人」。根據 David G. Marr 的記錄，當時法殖民政府提供《南風雜誌》每月五百銀圓（piastre）。詳見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53. 從這些跡象顯示了《南風雜誌》與法殖民政府的密切關係。關於《南風雜誌》的創刊過程與刊物性質，詳見范氏玩（Phạm Thị Ngoạn）著，范仲仁（Phạm Trọng Nhân）譯：《《南風雜誌》研究 1917-1934》（*Tìm Hiểu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Yerres：意越出版社，1993 年），頁 26-41。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第 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3。黃永福（Huỳnh Vĩnh Phúc）：《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1917-1934）及其主編 Phạm Quỳnh（1892-1945）為中心的討論》（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 年），頁 23-27。

⁶ 詳見阮金山：〈當代越南儒教研究之現狀與問題〉，頁 155-172。

⁷ 阮克川（Nguyễn Khắc Xuyên）：《《南風雜誌》（1917-1934）分析目錄》（*Mục Lục Phân Tích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西貢：教育部學科中心，1968 年）。該書後由順化出版社與東西語言文化中心於 2002 年再版，此為筆者所使用之版本。

Thị Ngoạn) 《「南風雜誌」(1917-1934) 研究》⁸ 二書。阮克川與范氏玩的整理與研究，為後來《南風雜誌》的研究奠下基礎。由於《南風雜誌》的指標性意義，如今越南學界對於《南風雜誌》已開展出不少研究議題，如各類作品體裁型態、內容題材、語彙風格及語言特色，⁹對於傳統及西方文化和思潮的接受、回應與國民性的塑造。¹⁰此外，亦有針對在《南風雜誌》上發表數量較豐富的寫作者進行討論，其中又以《南風雜誌》越、法文版的主編范瓊(Phạm Quỳnh, 1892-1945) 討

⁸ 根據該書書前說明可知，《《南風雜誌》(1917-1934) 研究》原以法文(“Introduction au Nam-Phong”)發表於《印度支那研究所學報》(*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Nouvelle-Série 48,2-3(1973))。後由范仲仁譯成越文，並於1993年由位於法國Yerres的「意越」(Ý Việt)出版社出版。范氏玩在《《南風雜誌》研究1917-1934》〈序言〉裡提到她是范瓊的女兒，見頁11。非常感謝審查委員提醒。

⁹ 潘氏明(Phan Thị Minh):《《南風雜誌》上遊記體裁之特點》(“Đặc Trưng của Thể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榮市:榮市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阮僅玲(Nguyễn Thùy Linh):《《南風雜誌》上對《金雲翹傳》之評講及接受問題》(“Vấn Đề Tiếp Nhận và Bình Giảng Truyện Kiều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武香江(Vũ Hương Giang):《《南風雜誌》(1917-1934) 遊記之語言藝術研究》(“Ngôn Ngữ Nghệ Thuật của Thể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太原:太原師範大學越南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陳氏恆(Trần Thị Hằng):《《南風雜誌》(1917-1934) 短篇小說之語言藝術研究》(“Ngôn Ngữ Nghệ Thuật trong Truyện Ngắ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1917-1934)”)(太原:太原師範大學越南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武氏玉梅(Vũ Thị Ngọc Mai):《考察《南風雜誌》上關於越語及越語學之研究》(“Tìm Hiểu các Nghiên Cứu Việt Ngữ và Việt Ngữ Học trên Tạp Chí Nam Phong”)(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語言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張氏蓮(Trương Thị Liên):《《南風雜誌》(1917-1934) 上的短篇故事與其對越南文學中現代短篇故事模型建立之影響》(“Truyện Ngắn trên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 với Việc Xây Dựng Mô Hình Truyện Ngắn Hiện Đại trong Văn Học Việt Nam”)(榮市:榮市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¹⁰ 阮廷好(Nguyễn Đình Hào):《《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新國民發展歷程(1900-1930)》(“Tạp Chí Nam Phong trong Tiến Trình Phát Triển Nền Quốc Dân Mới Đầu Thế Kỷ XX(1900-1930)”)(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黎氏玄莊(Lê Thị Huyền Trang):《透過《南風雜誌》(1917-1934)看教育領域上東西文化的接觸》(“Tiếp Xúc Văn Hóa Đông – Tây trên Lĩnh Vực Giáo Dục qua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裴黃燕(Bùi Hoàng Yến):《考察《南風雜誌》上對於法國文學之接受》(“Khảo Sát Sự Tiếp Nhận Văn Học Pháp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論最多，可說是貫串各類討論的主要人物。¹¹在上述各類討論中以學位論文最為積極，期刊亦有不少，然期刊受限於篇幅，內容多點到為止、扼要介紹。¹²相較之下，專書則以類型資料的整理為主，例如發表在《南風雜誌》上的短篇小說、短篇故事、遊記或是語文／文藝批評等類，部分專書會附上對於該類型資料的概述介紹或相關研究成果，其總體數量較學位論文為少，目的是提供學界更多基礎研究的材料。¹³

¹¹ 李俊秀 (Lê Tuấn Tú):《分析范瓊在《南風雜誌》上的「吐納歐亞」主義》(“Tim Hiểu Chủ Thuyết ‘Thổ Nạp Âu-Á’ của Phạm Quỳnh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河內: 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報刊學碩士論文, 2013 年)。武氏雲英 (Vũ Thị Vân Anh):《范瓊與越南傳統文學遺產——透過《南風雜誌》的考察》(“Phạm Quỳnh với Di Sản Văn Học Truyền Thống Việt Nam (Khảo Sát qua *Tạp Chí Nam Phong*)”) (河內: 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4 年)。杜氏蘭 (Đỗ Thị Lan):《考察松雲-阮敦復在《南風雜誌》上的翻譯與寫作事業》(“Khảo Sát Sự Nghiệp Dịch Thuật và Trú Tác của Tùng Vân - Nguyễn Đôn Phục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河內: 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4 年)。

¹² 目前將近有三十篇論文，為省篇幅，筆者不一一列舉，較重要者如阮友山 (Nguyễn Hữu Sơn):《〈南風雜誌〉之文學價值》(“Giá Trị Văn Học của *Nam Phong Tạp Chí*”),《越南社會科學》(*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2017 年第 8 期, 頁 71-80。越南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2017 年第 7 期有三篇關於《南風雜誌》的研究亦值得參考，分別是范文快 (Phạm Văn Khoái):《〈南風雜誌〉上的漢字文獻資源》(“Nguồn Văn Bản Chữ Há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2017 年第 7 期, 頁 3-13。黎元龍 (Lê Nguyên Long):《旅行與民族形象：從《南風雜誌》主筆的遊記體裁來看國家計畫》(“Du Hành và Ảnh Tượng Dân Tộc: Dự Án Quốc Gia qua Thẻ Tài Du Kí của Chủ Bút *Nam Phong Tạp Chí*”), 同前註, 頁 14-27。陳氏愛兒 (Trần Thị Ái Nhi):《范瓊與《南風雜誌》上的遊記體裁》(“Phạm Quỳnh với Thẻ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同前註, 頁 28-40。

¹³ 以類型資料整理為主的專書有以下數本：阮廷好 (Nguyễn Đình Hào):《《南風》短篇故事集》(*Toàn Tập Truyện Ngắn Nam Phong*) (河內: 文學出版社, 2012 年)。阮友山 (Nguyễn Hữu Sơn) 編:《越南遊記——南風雜誌(1917-1934)》(*Du Ký Việt Nam: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 (胡志明市: 青年出版社, 2007 年)。阮德順 (Nguyễn Đức Thuận):《《南風雜誌》上的中、短篇小說》(*Đoạn Thiên Tiểu Thuyết, Truyện Ngắ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河內: 文學出版社, 2013 年)。陳士慧 (Trần Sĩ Huệ):《《南風雜誌》上的俗語、歌謠》(*Tục Ngữ, Ca Dao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河內: 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 2018 年)。范篁君 (Phạm Hoàng Quân):《《南風雜誌》漢文部分目錄提要》(*Mục Lục Đề Yếu Phần Hán Văn Tạp chí Nam Phong*) (峴港: 峴港出版社, 2019 年)。阮德順:《《南風雜誌》上關於語文理論之研究批評文章》(*Vấn Phê*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學界也陸續出現了《南風雜誌》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出兩個趨勢：一是多以學位論文為主，其中有兩位越籍研究生，發揮他們在越語上的優勢；二是研究主題多圍繞在《南風雜誌》的語言特色及詞彙分析，或藉前者進一步觀察當時越南社會文化與思潮的變化，但無論哪種討論，多以大力提倡國語字，作品又相當豐富的范瓊為討論焦點。¹⁴相較於越南學界，中文學界關於《南風雜誌》的研究還有不少值得開拓的面向。透過研究現況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學界尚未就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在漢文版《南風雜誌》上的漢學論述進行細緻的分析。因此，本文試圖先介紹《南風雜誌》與漢文版上「漢學」論述的概況，並與越文版《南風雜誌》比較。其次，觀察官方媒體及知識人對於漢學的排抑、西學的擁護；再次，討論在漢學批評聲浪中，另一群越南知識人對於漢學的重新評估，以及這些漢學論述在逸出殖民語境罅隙之後所開啟的省思，或是反動力量。到最後，我們可以發現「漢學」可說是越南各方知識人之或正或反的言論，其不能輕忽，也無法輕忽的戰場。相信透過這些問題的討論，將有助於了解漢文版《南風雜誌》之「漢學」論述多元複雜的含義。

二、構築言論戰場：關於《南風雜誌》與漢文版上「漢學」論述的概況

「漢學」（Sinology）一詞常隨著論述者語境及對應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

Bình Nghiên Cứu Lý Luận Ngữ Vă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以研究為主的專書有以下數本：阮廷好：《〈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初期越南文學體裁的革新》(*Nam Phong Tạp Chí và Sự Đổi Mới Thể Loại Văn Học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XX*) (大勒：大勒大學出版社，2001年)。阮德順：《〈南風雜誌〉中的文類：樣貌與成熟》(*Vă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Diện Mạo và Thành Tựu*) (河內：文學出版社，2008年)。

¹⁴ 如黃永福：《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及其主編范瓊（Phạm Quỳnh）為中心的討論》。武青春（Vũ Thanh Xuân）：《范瓊在《南風雜誌》散文作品中的漢越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論文，2014年）。蔣為文：〈越南語文主體性之建立：《南風雜誌》與范瓊研究〉，收入蔣為文：《越南魂：語言、文字與反霸權》（臺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2017年），頁437-458。杜佰航：《近代越南的「西學東漸」——以《南風雜誌》為中心》（鄭州：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学亞非語言文學碩士，2020年）。何華珍、江惠冰：〈從《南風雜誌》看越南20世紀初漢越新詞的傳播〉，《漢字文化》2020年第21期，頁1-5。

概念及範圍。在清代學術漢宋之爭的脈絡下，漢學、宋學分別代表兩種研究經典的思維和實踐方式。如今，漢學在狹義上來說是指中國之外，對於中國古代學問的研究，至於中國之外對於現代中國的研究則常被指稱為「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¹⁵雖然，學術界對於前述漢學的定義及範圍仍有不同看法，但就廣義上來說，漢學可擴大為對於中華文化各層面的研究。¹⁶至於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是如何看待「漢學」？我們可從漢文版《南風雜誌》主筆阮伯卓(Nguyễn Bá Trác, 1881-1945)的看法切入，他在〈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一文中提到：「舊學即漢學。何謂漢學？乃中國之學，傳播於我國內屬東漢之辰期，故謂之漢學。欲研究漢學，則當分漢學與漢文，漢學者乃學問之精神，漢文者，乃記載之形式。」¹⁷阮伯卓認為漢學是舊學，是中國之學，是包含對於中國之學術內涵及漢字書寫的研究。又因儒學是傳入越南之漢學的主要成分，因此論者在討論漢學發展時，亦常使用「儒學」或是「孔學」一詞，例如《南風雜誌》中的一篇社論〈〔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便說：「我國之古典學，即漢學也，亦即儒學也。匪惟我國，凡國於亞東既收受中華之文化者，皆是也。」¹⁸他們甚至會以儒學在越南的發展，作為越南漢學演變的主軸。但也不能否認，在某些越南知識人的著作裡，「漢學」、「儒學」，甚至是「國學」等詞彙之間的概念，是有些重疊交纏的。¹⁹雖然說二十

¹⁵ 關於「漢學」及相關詞彙在狹義概念上的討論，參見徐志嘯：〈漢學及相關概念辨析〉，《國際漢學》2017年第4期，頁14-16。胡明揚：〈國學、漢學、中國學〉，《南開語言學刊》2009年第2期，頁143-147。

¹⁶ 關於「漢學」一詞之定義，除前述資料之外，筆者亦參考以下著作的討論：(1) 黃得時：〈「漢學」的含義與演變〉，《中外雜誌》第33卷第6期(1983年6月)，頁55-58。(2) 張西平：〈編者序〉，收入張西平編：《他鄉有夫子：漢學研究導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頁xi。(3) 劉正：《圖說漢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4-6。(4) 閻純德：〈漢學試論〉，《文化雜誌》(澳門)2005年第57期，頁191-192。(5) [美]顧明棟著，張強、段國重、馮濤譯：《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69-73，該書作者採用的是廣義的漢學概念。

¹⁷ 阮伯卓：〈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漢文版《南風雜誌》第40期(1920年10月)，頁147。本文所引之漢、越文版《南風雜誌》均收錄於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以下註腳不再複引。

¹⁸ 未署作者：〈〔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漢文版《南風雜誌》第12期(1918年6月)，頁320。

¹⁹ 例如反法殖民志士，也是《友聲》(*Hữu Thanh*)雜誌的創辦人吳德繼(Ngô Đức Kế, 1878-1929)

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對於漢學的定義及範圍並不一致，但大抵上是指來自中國的學術內涵、文化制度與漢字書寫形式，是思想文化上的中國，而非明確的中國政治實體。²⁰

雖然說「漢學」一詞常隨著論述者語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概念及範圍，但對法殖民政府來說，越南文化中的「漢學」或「漢字」傳統，的確是個麻煩的存在。法殖民政府一方面為了穩定局勢、安撫人心，保留了順化阮氏朝廷、傳統教育和科舉制度，以籠絡士人；但另一方面，卻又擔心漢字及漢學成為法國殖民越南的障礙，因為其中始終有著揮之不去的中國因素，即便是思想文化上的中華，也可能讓越南知識人更容易嚮往中國、倒向中國。而且，越南人也能透過漢字得到抵抗法國的知識、文明與力量。²¹在漢字與傳統教育所形成的巨大威脅之下，法殖民政府決定加強控制的力道，逐步廢除科舉，從教育和語文使用上來禁絕漢字漢學，並透過教育和官方刊物不斷宣傳法國文化的強大與優勢，以及越南人之需要被開化改造的印象，以培養出忠於殖民者價值觀，並可受其支配的越南人。

有意思的是，從媒體傳播與文化生產的角度來看，《南風雜誌》創刊的時間點，正好與法方逐步緊縮越南傳統教育和儒學發展的期程重疊，並且在這個時期，漢、越文版《南風雜誌》也陸續出現不少討論到漢字、漢文及漢學的篇章。為了後續討論方便，筆者在此透過一些數據統計，來介紹漢、越、法文版《南風雜誌》的概況。前文述及，創刊於1917年7月，而於1934年12月終刊的《南風雜誌》，是法殖民政府在越南發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綜合性刊物。創刊時便有漢文及越文兩版，法文版則是至第60期（1922年6月）才面世。漢、越文版均有

曾在〈論正學和邪說：國文·《金雲翹》·阮攸〉（“Luận về Chánh Học cùng Tà Thuyết: Quốc văn – Kim Vân Kiều – Nguyễn Du”）一文提到：「我越南國，千年以來，學漢學、遵孔道，漢文即為國文，孔學即是國學。」（“Nước Việt-Nam ta, vài nghìn năm nay, học chữ Hán, theo đạo Khổng, Hán-văn tức là Quốc-văn, Khổng học tức là Quốc học.”）吳德繼：〈論正學和邪說：國文·《金雲翹》·阮攸〉，原刊於《友聲》第21期（1924年9月），轉引自陶維英（Đào Duy Anh），潘佩珠等著，梅國聯（Mai Quốc Liên）編：《論國學：研究與稿論》（*Luận về Quốc Học: Nghiên Cứu - Cáo Luận*）（崑港：崑港出版社、國學研究中心，1999年），頁212。

²⁰ 此處關於「漢學」一詞之涵義，以及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如何看待「漢學」的討論，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正和提醒。

²¹ 詳見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1-32。J. De Francis, *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Viet Nam* (The Hague: Morton Publishers, 1977), p.77. 蔣為文：《語言、認同與去殖民》（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5年），頁197-198。

「社說」、「文學」、「科學」、「哲學」、「文苑」、「雜俎」、「小談」、「小說」等欄目，法文版則無明確欄目。²²刊行初期漢、越文版每期頁數大約都是 60 頁左右，越文版頁數略多一些。到了第 20 期（1919 年 2 月），漢文版僅有 20 頁，而越文版則有 86 頁。越文版往後各期頁數在 80 至 100 頁之間，在第 90 期（1924 年 12 月）以後時常見到超過 100 頁之篇幅。相較之下，漢文版在第 21 至 58 期（1919 年 3 月-1922 年 4 月）頁數約 30 至 40 頁之間，第 59 期（1922 年 5 月）以後頁數再降，約 20 至 30 頁之間，到了第 70 期（1923 年 4 月）以後，頁數則在 20 頁左右，其間若有連載《歷朝憲章類誌》時頁數則會增加一些。就整體趨勢來看，越文版的頁數持續增加，並維持百頁左右的穩定篇幅，漢文版的頁數則逐漸下降，百期之後議論文字大幅減少，多以轉錄文章為主。法文版發行初期頁數約在 20 頁左右，但發行十多期之後，頁數常在 15 頁以下，有不少期頁數更在 10 頁以下。觀察《南風雜誌》的讀者群，漢文版所面對的，正是一群習於閱讀、書寫與使用漢字漢文，甚至是藉此賴以維生的閱讀者。越文版的讀者主要是能運用越語者，其中有不少是先接受漢文教育，後來再學習越語字，甚至是法文者。而法文版主要是給在印度支那的官員、法國人，以及通曉法文之印度支那人閱讀。漢文越文兩版消長態勢明顯，這反映了通曉漢文與越語讀者數量的增減，以及彼此功能和地位的轉變。

順著前述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的語境脈絡，來觀察《南風雜誌》上的漢學論述。在漢、越、法三版《南風雜誌》中，以越文版文章數量最多，議題也最為豐富多元，若要逐篇翻閱歸納主題較不容易，所幸前述阮克川《〈南風雜誌〉（1917-1934）目錄分析》一書已將越文版《南風雜誌》依文章主題進行分類，共分為十四大類，各大類之下再依實際情形進行細項分類。²³就阮克川的分類來看，

²² 未署作者：〈《南風雜誌》披露〉，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 期（1917 年 7 月），頁 2。范瓊：〈幾句序言〉（“Mấy Nhời Nói Đầu”），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1 期（1917 年 7 月），頁 5。漢、越文版欄目相同，但越文版序言對各項欄目有較為詳細的介紹，詳見頁 5-7。

²³ 阮克川《〈南風雜誌〉（1917-1934）目錄分析》所分之十四大類為（括號內為細項分類，在此略去越文，以省篇幅）：1.《南風》、報紙。2.哲學（哲學、東方哲學、西方哲學）。3.宗教。4.社會（概括性問題、公民教育問題、家庭及婚姻問題、鄉村問題、婦女問題、上層官員問題、衛生問題、外國社會）。5.政治（越南政治、外國政治）。6.經濟。7.教育（教育、幼稚園、家庭教育、婦女教育、學業與國民教育）。8.風俗。9.語言（名詞與字典、漢字、國學、國語與國文）。10.科學。11.美術與娛樂。12.文學（文學、文化、文明；文人、詩人；文學作品；

與本文討論之漢學論述有關者為「語言」類下的「漢字」、「國學」兩類。不過，同屬「語言」類下的「國語與國文」，亦值得觀察，因為這類討論常牽涉到漢字或漢學，其餘篇章則散見於「中國哲學」、「中國文學」、「教育」等類。由於相關篇章分散各處，筆者嘗試以阮克川《〈南風雜誌〉（1917-1934）目錄分析》一書中「語言」類下的「漢字」、「國學」、「國語及國文」等三類較直接且集中的類別（相關篇目詳見本文附錄一），來觀察不同版面討論漢學的消長趨勢。就篇章數量來看，「漢字」類論述共有 11 篇，1918 年有 2 篇發表、1919 年有 4 篇發表，其餘在 1920、1921、1928、1932、1934 等年各有 1 篇發表。「國學」類論述共有 7 篇，1931 年有 4 篇發表，1925、1928、1933 等年各有 1 篇發表。「國語及國文」類論述共有 45 篇，1918 年有 7 篇發表、1919 年有 6 篇發表，除了 1920、1929、1932 等年無文章發表，其餘各年約有 1 至 3 篇發表。觀察這三類文章的發表情形，我們可以發現有三個趨勢：一是相較於「國語及國文」（越南語），討論漢字（包含漢學）的篇章並不多，兩者比例相差懸殊，顯見在越文版《南風雜誌》上討論的焦點是越南語，而非漢字或漢學。第二，無論是討論「漢字」，還是「國語及國文」，主要熱潮落在 1918、1919 兩年。第三，越文版上的「國學」類論述，主要發表在 1931 年之後，此時越南的「國學」嘗試擺脫漢學的糾纏，已經慢慢從漢越的論爭中走出自己的樣子。從這三個趨勢來看，越文版《南風雜誌》更著重於越南民族在被殖民時期自身語言及文化如何形成、確立與鞏固。反過來說，若要探討越南知識人在 1920 年代中期以前對於漢學的討論，漢文版《南風雜誌》無疑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南風雜誌》的官方色彩，讓這群處於語言及文化轉換之際，使用漢字、學習漢文化的讀者，不得不留意漢文版上各種與漢學、儒學有關的論述和意見，因為這與他們的未來有著程度不一的密切關係。漢文版《南風雜誌》遂成為當時探討漢學未來發展重要的言論戰場。為了進一步分析，筆者

短篇散文與小說、法文短篇小說翻譯、中國短篇小說翻譯、戲文、劇與啞劇、開智進德會、書評；文學批評：學務與試務、詩、歌謠與諺語、對聯、演說、啞劇和嘲劇與歌籌、劇、小說和故事與笑話、文章與隨筆；世界文學、法國文學、中國文學)。13.歷史（總論、歷史人物、地誌、世界歷史、名人傳)。14.地輿、遊記與旅行。由此類目可知《南風雜誌》所觸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其中「文學」類甚至細分至第三級分類。不過，阮克川並未替漢文版製作目錄，法文版亦只有以作者姓名排序的目錄，而法文版上的文章數量也不及越文版的一半，法文版主要刊載殖民政府政令宣導、印度支那事務、法國文藝、各國局勢、著名人物介紹、憲法與立憲問題，亦有少量中國相關議題及文藝報導。

整理各期文章裡有以漢字、漢學（含儒學、國學、漢學教育）、漢文化思想評介等議題為討論內容之篇目，詳如下表所示：

表一、漢文版《南風雜誌》與漢學相關之篇目

編號	篇名	作者或來源	卷期時間
1	南風雜誌披露（發刊詞） ²⁴	未署作者	第 1 期（1917.7）
2	論南國百年來學術之變遷及現辰之改良方法（第 6 期改題為「我南百年來之學術」）	章民（潘瓊）	第 5-6 期 （1917.11-12）
3	〔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 ²⁵	未署作者	第 12 期（1918.6）
4	舉人亦有別乎	平定偷閒生	第 12 期（1918.6）
5	孔夫子論	法人沙越那 著、 ²⁶ 雪輝（楊伯濯）譯	第 15 期（1918.9）
6	我南漢學之古後觀	阮伯卓	第 17 期（1918.11）
7	答某友人書	阮伯卓	第 21 期（1919.3）
8	國民教育	馬迪	第 25 期（1919.7）
9	教授阮玕夢先生之進書表	阮玕夢	第 39 期（1920.9）
10	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 ²⁷	阮伯卓	第 40 期（1920.10）

²⁴ 越文版序言為范瓊：〈幾句序言〉（“Mấy Nời Nói Đầu”），頁 1-7。

²⁵ 此文亦刊載於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12 期（1918 年 6 月），頁 323-344，文末署名「范瓊」。越文篇名為“Cái Vấn Đề Giáo Dục ở Nước Nam Ta Ngày Nay, Bàn về Bộ ‘Học Chính Tổng Quy’”。

²⁶ 「沙越那」，即法國漢學家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

²⁷ 此文亦刊載於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40 期（1920 年 10 月），頁 324-336。越文篇名為“Bàn về Hán Học”。

11	初學漢文課法	阮伯卓跋、陳孟檀著	第 42-46、48-50、54-55、61-62、65、68、71 期 (1920.12-1923.5)
12	皇越科舉鏡	阮文桃	第 44-50、53、83-86 期(1921.2-1924.8)
13	對於〈鄉村學務問題〉論之評論詞	阮克炳	第 47 期 (1921.5)
14	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 ²⁸	阮伯卓	第 49 期 (1921.7)
15	中國之文學考	阮伯卓	第 54 期 (1921.12)
16	中國之哲學略論	未署作者	第 57 期 (1922.3)
17	國子監考	未署作者	第 59 期 (1922.5)
18	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	楚狂	第 67 期 (1923.1)
19	試法改定後之教育問題	南風	第 69、72 期 (1923.3、5)
20	大法保護後之越南人精神的進化 ²⁹	范瓊	第 70 期 (1923.4)
21	警告我國諸文學家	新亭	第 73 期 (1923.7)
22	古學院之組織	南風	第 74 期 (1923.8)
23	孟子學說	楚狂	第 76 期 (1923.10)
24	中國新思想之淵源及其變遷	新亭	第 76 期 (1923.10)
25	墨學概論	楚狂	第 77 期 (1923.11)
26	王陽明學說及其略傳	楚狂	第 79 期 (1924.1)

²⁸ 此文亦刊載於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51 期(1921 年 9 月)，頁 189-199，由阮敦復(Nguyễn Đôn Phục, 1878-1954) 所譯。越文篇名為“Mấy Lời Trung Cáo với Các Bạn Nhà Nho”。

²⁹ 此文亦刊載於法文版《南風雜誌》第 66 期(1922 年 12 月)，頁 125-139；第 67 期(1923 年 1 月)，頁 1-17。

27	國文中漢字參用之問題	南風	第 82 期 (1924.4)
28	古學院編輯漢越辭典之手續	未署作者	第 97 期 (1924.7)
29	孟子國文解釋全書之出現	未署作者	第 183 期 (1933.4)
30	孔子之人格及學說與時代精神	邵元沖	第 208 期 (1934.10)

觀察上表中的三十篇文章，絕大部分都發表於 1924 年之前，此正說明了 1920 年代中期之前，越南知識界就已經圍繞著漢學或儒學展開討論，不必等到 1923 年 12 月才由阮安寧 (Nguyễn An Ninh, 1900-1943) 揭開序幕。³⁰扣除像是轉載法國漢學家沙畹〈孔夫子論〉、中國人邵元沖 (1890-1936) 〈孔子之人格及學說與時代精神〉那樣的文章，上表各篇章所討論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一是介紹越南傳統的科舉制度，以及培育人才的機構，如長篇連載的〈皇越科舉鏡〉介紹越南採用科舉制度的起源，從李朝至阮朝歷代的科舉狀況，以及他對越南科舉制度，乃至於科舉被廢後改行新法的看法。³¹而未署作者的〈國子監考〉亦是類似文章。至於署名「平定偷閒生」的〈舉人亦有別乎〉一文則諷刺醉心科舉、守舊不知變通之徒。這些文章都是因應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後，所產生的討論

³⁰ 對此，阮壽德提及阮安寧在儒學論爭過程中的歷史地位：「1923 年 12 月，阮安寧在《沙鐘》報第 5、6 期發表了兩篇文章，嚴厲批判儒教，並指出越南應採納西方文化。他認為，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路上，儒教是需要剷除的障礙。因為，只要儒教繼續存在，我們就難以與西方文化接觸。阮安寧的文章，被學術界認為是打響 1923-1940 年越南儒教之爭的第一炮。」見氏著：〈試論現代時期越南儒家學術思想的特點——從中國先秦兩漢儒家學術思想的特點說起〉，頁 79。筆者按：阮安寧在西貢（今胡志明市）所創辦《裂鐘報》（*La Cloche Fêlée*，阮壽德譯為「沙鐘」）於 1923 年 12 月 10 日發行第 1 期。

³¹ 阮文桃 (Nguyễn Văn Đào, 1888-1947) 指出科舉有七項良善之處、八項弊病，而「科舉取人之法，有善有不善，其得失蓋參半焉。」又云：「(科舉) 文章雖不能盡士，科目未始非得人，其所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者，豈獨法之弊哉，人為之耳！現今歐亞交通，文明進化，改良舊學，停罷儒科。取士必由校中，試法專重實學。真得三代取人之遺意，立法則善矣。然而，政待人而後行，不知承行之下，果已皆無弊人歟？科舉之鏡，彰彰在前，厥鑑不遠。過去去矣，將來未來，吾儕方且燃香而頂祝法立之無弊，及保守這無弊法之無弊人。」引文見氏著：〈皇越科舉鏡〉，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86 期 (1924 年 8 月)，頁 25-26。阮文桃指出了政策本身的好壞之外，執行者的良窳是亦影響成效的關鍵，不能一味怪罪科舉本身，而他也希望新的制度勿重蹈覆轍。

或回顧記錄。

二是討論法殖民政府當前所推行的教育政策，以及新制度所產生的問題和解決之道。例如〈〔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分別就「屬於新定『學政總規』之評判」、「新學政總規之精神及其形式」、「第一篇屬於學務組織之總方法」、「第二篇論小學堂之組織」、「第三篇屬於第二級（普通中學）各學堂之組織」、「第四篇屬於實業學堂」、「第五篇屬於考試之規式」、「第六篇學生之俸餉」、「第七篇屬於高等各學堂」、「教學須用法文」、「漢字及國語之將來」等項目依序介紹，頗有宣導教育法規和新制度的意味。又如馬迪〈國民教育〉一文說明新式小學教科書的編輯目標和相關科目，其目標之一是「以國語文字代替從前之漢文，使教師易於講授，學生易於體諒，有事半功倍之益」。³²而〈試法改定後之教育問題〉、〈警告我國諸文學家〉、〈國文中漢字參用之問題〉等篇章則是提倡越南國語字的使用，將更有傳授及學習之效。

三是總結越南漢學發展的歷程、特色及衰頹之因，以及漢學在面對時代挑戰時的改良方法、轉型策略。例如章民（潘瓊）〈論南國百年來學術之變遷及現辰之改良方法〉便分「本朝儒學之特色及其全盛辰代」、「衰落辰代」、「西學之初期及其勃興辰代」、「儒學及西學之長短得失」、「改良方法」等章節，繼而討論如何調和儒學及西學，「以鑄成吾國之一新學術」。³³又如阮伯卓〈我南漢學之古後觀〉一文，將漢學傳播至越南分為四個階段：「第一為我國人遊學時期（即內屬於漢辰期），第二為由佛學傳播漢學時期（即內屬於晉唐至丁黎（大行）辰期），第三為儒佛並進時期（即李陳辰期），第四為儒學全盛時期（即黎朝至本朝辰期）」³⁴至於〈答某友人書〉則是阮伯卓回覆讀者對於他前篇文章中保存漢學方式上的質疑。阮伯卓另有〈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等篇也有相似的論述思路，並提出設立研究漢學之機構的想法。而阮朝本身亦有成立「古學院」並編輯漢越辭典之舉，以研究包含漢學在內之越南古典學術和文化。³⁵在漢學不斷面臨挑戰的狀況下，漢字漢文的教授方法也得要適當調整，像是

³² 馬迪即為前文所述之 Louis Marty，其文中官銜為「東洋全權府政廳司長兼管編輯小學教科書事務」，引文詳見馬迪：〈國民教育〉，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25 期（1919 年 7 月），頁 12。

³³ 章民：〈我南百年來之學術〉，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 期（1917 年 12 月），頁 331。

³⁴ 阮伯卓：〈我南漢學之古後觀〉，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7 期（1918 年 11 月），頁 241。括號內文字為原本文本有。他在〈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一文亦採用相同的分期方式。

³⁵ 南風：〈古學院之組織〉，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74 期（1923 年 8 月），頁 21-31。未署作者：

〈教授阮玕夢先生之進書表〉與〈初學漢文課法〉兩篇文章的作者都提到他們模擬法文教法而改變的新做法。³⁶

四是引介或評論中國思想文化或思想家，例如阮伯卓〈中國之文學考〉、新亭〈中國新思想之淵源及其變遷〉，以及楚狂（Sở Cuồng，筆者按：即黎愨，Lê Dư，1885?-1957）評介孔子、孟子、墨子及王陽明等人之生平和思想的文章。像是楚狂在介紹諸位思想家之學說大要外，亦從正面的態度肯定這些中國傳統思想，並與當代局勢對應，試圖找出這些傳統思想的當代價值。

由此不難看出這些越南知識人關心的是，如何釐定漢學在此一變局所應具有的角色及定位，該如何面對它生存的困境與危機，是否需要轉型？又該如何轉型？是要將其提升振興，抑或是任之衰落？這些關注也激起了各方的討論，有對漢學衰微的排抑，有對西學的熱烈擁抱，更有從在殖民語境罅隙下所流露出來對漢學的重估與肯定，不同的意見共同架構出《南風雜誌》這個關於「漢學」論爭的言論戰場。而其中有幾位身份特殊、概念較為豐富的論述者，如范瓊、阮伯卓、楚狂等人，以及一些與之針鋒相對，或是特意從官方媒體罅隙中所流露出的「異見」，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以觀察其內在的深意和關懷，下文將對這些內容展開討論。

三、在抑揚之間：官方媒體及知識人對漢學的排抑、西學的擁護

《南風雜誌》的編輯方針與出版導向，可從其發刊詞〈《南風雜誌》披露〉（可見下圖 1、2）窺知一二，其在第一段末提及：「欲融合漢學歐學兩途，鑄成我南特別之真正的學說」，《南風雜誌》特地指出越南擁有三種思想或學術的趨向，一是以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制度為基礎的「漢學」，二是近世由西方尤其是歐洲各國傳來的「西學」，三是透過這兩種思想或學術傾向的融合，以「鑄成我南特別之真正的學說」。³⁷這三者看似各有範疇、地位平等，但「漢學」容易在

〈古學院編輯漢越辭典之手續〉，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97 期（1924 年 7 月），頁 11-18。

³⁶ 阮玕夢（Nguyễn Can Mộng，1885-1953）曾出版《南學漢文課程》（*Nam Học Hán Văn Khóa Bản*）（河內：莫庭司出版，1920 年）一書，此〈教授阮玕夢先生之進書表〉即他進呈此書所上之奏表。

³⁷ 未署作者：〈《南風雜誌》披露〉，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 期（1917 年 7 月），頁 1。該刊刊名「南風」亦與這三種學術思想的融合有關，該篇作者引用《孔子家語·辨樂解》云：「昔帝

其二分法的評判之中，而與所謂的「舊學」或「舊道德」被劃分在一起，同文中又提到：

舊學除道德之外，無所謂傾向，君知之矣。若夫歐洲學說，則各有對峙之兩途，其屬於哲理學也，有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別。唯心主義，則涵養其性情道德，以增進人類精神上之文明；唯物主義，則從事於機器技藝，以增進人類形式上之文明。吾儕對於此兩主義，宜乎本執中之談也。然本雜誌之設，唯開導智識起見，故多傾向於唯心主義。蓋以為處於物競天擇之演場，不患其物質之不增進，而只患精神之易墜落耳。其屬於社會學也。有為我主義，與為他主義之別。為我主義則務求自己之自由幸福，為他主義則務求公眾之自由幸福。我等所注重者人道，故傾向於為他主義。要而言之，唯心主義與為他主義，乃大法學理之傾向。大法以平等、博愛、自由三者名於世界，亦以此三者陶就於我南。故我等今日之講求學說，亦宜以大法之傾向為傾向，其尊旨蓋在乎補救舊道德之缺點，以發闡新道德之精花也。³⁸

論者認為舊學主要體現在道德的規範與修養層面，而且仍有需要被補救的缺點。相較之下，歐學則具有明確的思想特質及學術體系。再加上唯心主義與為他主義，正是法國學術及思想的原則與傾向，所以越南人應以法國思想與學術為學習的標竿，以補救舊道德的缺失，來推動新道德的實現。論者更進一步呼籲「我等當發揮大法國之政體，以示我國將來效法之準的」。³⁹若以與歐學相對的角度來看，這裡的「舊學」其實與同篇文章裡所使用的詞彙「漢學」，有著頗高的重疊性和相互指涉性。在這樣的論述之下，「舊學」或是「漢學」顯然已落居下風，甚至是失去了肆應新局、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舜譜琴曲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蓋南者，炎邦也；風者，氣候交換之徵也，風薰而時萬物暢遂矣。學理亦然，政治亦然。」這能化育萬物、造福萬民的「南風」是來自於天地之氣的融合，該文作者再從「融合」這個概念，過渡到政治和學理上，也要漢學與歐學融合，來形成新的越南之學，如此又將吹起陣陣舒適和暢的南風，再次造福越南。感謝審查委員開啟筆者對於《南風雜誌》刊名的思考。

³⁸ 未署作者：〈《南風雜誌》披露〉，頁 1-2，此亦為下圖 1、2 書影之出處。

³⁹ 同前註，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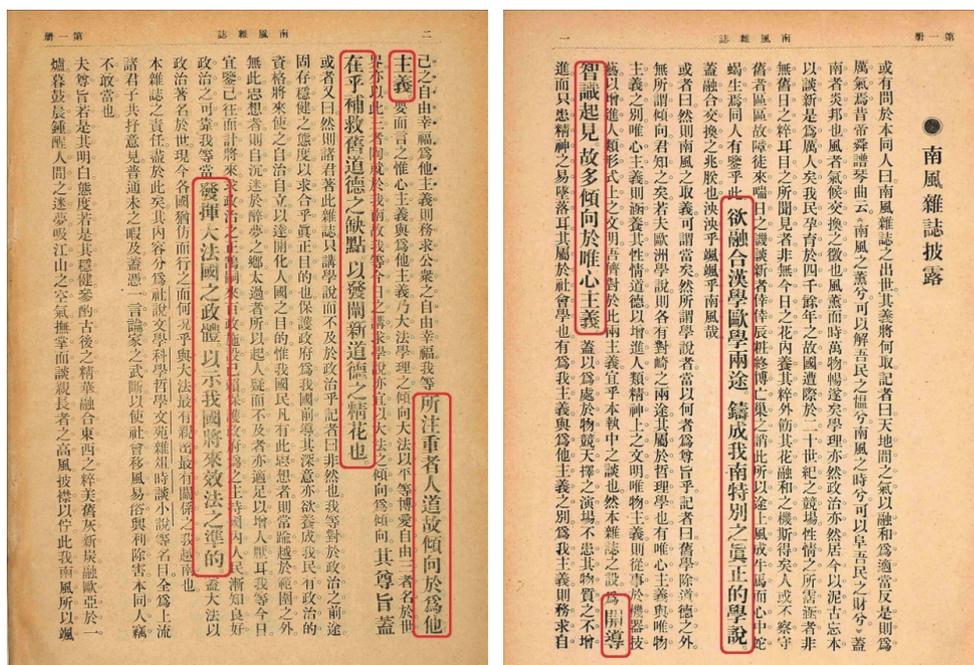


圖 1、2 發刊詞〈《南風雜誌》披露〉書影

從《南風雜誌》的發刊詞，不難看出在文字背後所彰顯的意識型態，即擁護歐學和法國的立場。而為了突顯主題，加強讀者印象，該刊還特地放大字體，拈出重點，其殖民者色彩不言可喻（如圖 1、2 書影）。若再進一步觀察該雜誌中負責撰寫評論文章之兩位「主筆」的論述，則可以了解他們對「漢學」更為細膩的討論。《南風雜誌》越南版由范瓊擔任主筆，漢文版則由阮伯卓擔任主筆，但阮氏於 1919 年 7 月辭去漢文主筆一職，改由范瓊兼任，不過阮氏仍時常在該刊發表作品。范瓊與阮伯卓都是越南近現代較為特殊的知識人，熟稔中、法、越南國語字，因此他們有能力進行跨語際的書寫及翻譯，有助於各種語言與思想文化之間的交流溝通。法殖民政府也是看重這一點，希望能透過他們來增進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認識與聯繫，進而對殖民政權產生認同。但也因為他們與法殖民政府關係密切，兩人均於 1945 年 8 月的「八月革命」（Cách Mạng Tháng Tám），遭到越盟（即越南獨立同盟會，Việt Nam Độc Lập Đồng Minh Hội）分子殺害。雖然他們的政治立場受不少人的質疑，但由於他們翻譯及創作大量作品，對於現代越

南文的推廣普及、穩定與成熟無疑是有很大的貢獻。⁴⁰

范瓊和阮伯卓各在《南風雜誌》越、漢文版裡，發表了不少關於漢學的重要論述。限於論文主題及篇幅，筆者主要以漢文版《南風雜誌》上的「漢學」論述為討論重心，而這也是最直接面對漢字使用者的言論戰場，本節則先以阮伯卓為為主的知識人群體所發表的論述來進行討論。阮伯卓在漢文版《南風雜誌》針對「漢學」發表了〈我南漢學之古後觀〉、〈答友某人書〉、〈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這四篇文章，這幾篇文章觀點相近，內容可相互補充。身為漢文版主筆，阮伯卓相當踴躍地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是親自回覆讀者來函質疑，或是批駁讀者的看法。此外，又如章民的〈論南國百年來學術之變遷及現辰之改良方法〉、未署作者的〈〔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署名「平定偷閒生」的〈舉人亦有別乎〉，以及范瓊〈大法保護後之越南人精神的進化〉等文，也都進行相關問題的討論，亦可作為分析的對象。

阮伯卓曾在〈我南漢學之古後觀〉自述其為文動機：「我人今日適逢漢學方卸卸舊職務（即普及教育職務），而改署新職務（即古典學）之辰，則想宜略敘彼漢學自身所孕育生長於我南國土上之歷史，及預料將來保存之處置，當何如？俾合於時勢，適於寔用，竊思此等問題，亦非為無益之談也。」⁴¹即是思考該如何在時代變局中來安頓漢學。他先回顧漢學傳入越南的歷史軌跡，漢學一開始是包含自中國傳入越南的佛學及儒學，然自李朝（1009-1225）到陳朝（1225-1407），佛學從興盛而衰頹，儒學則日漸發展，黎朝（1428-1527）至阮朝嗣德中期（約 1860）為儒學的全盛時代。⁴²而在法人向越南叩關的「嗣德中期」（1858 年之後），「漢學正有江河日下之悲。此則關於國家轉變之大勢，而學問之運命，亦不得不捲入於此優勝劣敗之漩渦中矣！」⁴³阮伯卓進一步分析漢學衰廢的原因，除了跟不上時代的轉變之外，更重要的是來自內部的問題：

⁴⁰ 關於范瓊與阮伯卓生平的介紹頗多，筆者不一一徵引，主要可參見范氏玩：《〈南風雜誌〉研究 1917-1934》，頁 43-64、67-72。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頁 4-5。蔣為文：〈越南語文主體性之建立：《南風雜誌》與范瓊研究〉，收入《越南魂：語言、文字與反霸權》，頁 452-454。

⁴¹ 阮伯卓：〈我南漢學之古後觀〉，頁 240。

⁴² 阮伯卓：「李陳時期，雖為儒佛並進時期，然佛學盛於前，而儒學盛於後，至此時（筆者按：指陳朝）之季世，則佛學已成強弩之末，而儒學正有方張之勢者也。」同前註，頁 245。

⁴³ 同前註，頁 247。

我國之漢學，除卻專尚科舉之一途外，求其能唱成一派，以為傳道統計者，蓋寥寥乎莫之或覩。噫！此亦可為我國漢學之一大缺點也。今吾儕試統舉古近之漢學以濫為之評判，則陳時及前黎之漢學，國中固多道學之士，論者或擬之中國之西漢時代，雖未能及，想亦庶幾近之。若夫後黎以至近日，則浮麗之文勝，而義理之學晦矣。此非科舉詞章之習，使漢學日陷於劣敗之境者哉？⁴⁴

阮伯卓認為越南的漢學日益走向以科舉詞章為主的褊狹發展，士人醉心於此，弊病叢生，漢學逐漸失去原有的活力，也喪失觀照現實、安頓生命的功能，而成為僵化封閉、謀求利祿的進身之階。漢學在此反而成為被檢討、需要被安頓的對象。阮伯卓在〈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一文，曾批評漢學界有著「尚虛文」、「自尊自大」之弊，而「我國現日諸學究先生，尚多拘守迂陋之習，為不容於今後之學界者」。⁴⁵文中他更借新學者的看法來批評漢學諸大人和寒儒，由此可見他對於拘守漢學及科舉者的強烈不滿。⁴⁶

在宛如政令宣導的〈〔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這篇文章裡，作者亦有類似的看法：「漢學者，最古之學，不足以應用於現今之辰代。匪惟吾國為然，即在漢學所自源之中華，其國人亦以為不適於用，而以泰西新學代之也（註：篇中所謂漢學者，即寧謂之為科舉詞章之學，若新文明之漢學，想不宜概例之）。」又說：「舊學之朽根尚盤錯於學者之腦中，使不得專致力於新學耳（註：篇中所謂舊學者，亦即指科舉辭章之學）。」⁴⁷當漢學／儒學被化約為專事「科舉辭章」的舊學，自然失去肆應變局的能力，這讓阮伯卓不得不感嘆：「漢學今日之現狀

⁴⁴ 同前註。阮伯卓在〈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則提到：「讀書之士只知借科舉為升官發財之階，而義理之學無人過問，無怪乎漢學失其價值，則漢學之衰頹者寔職此之故」，見頁 149。

⁴⁵ 詳見阮伯卓：〈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49 期（1921 年 7 月），頁 9-10。

⁴⁶ 同前註，頁 11-12：「鄙人曾聞之新學諸人常對眾云：『自學務改良後，漢學一派，對於學務不曾做得一個功業，彼因漢學而博得顯達之地位者，則幾若不復認為漢學前身，或有儼然自命為漢學中人者，特不過借此以占斯文會之席位，或挾此以宣驕於同派系之晚生後進已耳。……蓋諸大人特不過藉漢學為出身之梯階而已，及出身之後，則諸大人與漢學，無絲毫關係也』云云。各新學諸人之評論寒儒又云：『彼寒儒一派，幾若深悔惜於漢學之日就消滅，仍彼所悔惜者，特不過悔惜科舉之不復設，俾彼輩得以遂其應試及第之志願，非為道學惜也！』」

⁴⁷ 未署作者：〈〔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頁 296、297。文中之附註為原本有。

已衰頹矣，儒家態度幾若置身閒散，對於社會毫無責任。何也，世不我用，土龍芻狗正其辰也。」⁴⁸《南風雜誌》更刊登了讀者來函，批評其不敢面對新時代，而自甘為舊時漢學故步自封的守舊者。⁴⁹漢學中的另一派「義理之學」，雖為綱常倫理與社會習慣之根本，然勢衰力微，也無法更新國家體質。

相較於漢學的衰頹，甚至被認為是越南現代化的障礙，西學——或是更明確地是被稱「法學」的法國文明，則有沛然不可禦之勢，甚至有著提撕漢學而不至淪沒之功。例如〈〔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一文提到：「夫西學者乃造成世界上一切文明之原料也，於是相率而傾向於泰西學術之一途，舉國少年，趨之若鶩，幾若以法學為開智進步、疆國富民之秘訣，捨此莫由也。此最新之風潮日以愈盛，而舊學日以愈衰。」⁵⁰在親法知識人的眼中，西學／法學是文明進步、啟迪民智的象徵，也是拯救國家衰弱危頹、提升國家向上發展的萬靈丹。阮伯卓更直接說：「迨至我國屬保護後，賴有大法開化之猛力，而科舉方見廢，學界中之艱難問題，方藉外來之事例而解決矣。」⁵¹必須透過殖民者政治力的介入，才能改

⁴⁸ 阮伯卓：〈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頁 148。

⁴⁹ 作者詢問某一儒生為何自試法改良後，不進候補場，早立功業，反而是「效舊辰之舉人，甘自退避」？該名儒生回答：「我雖不才，然亦知舉人之聲價頗重。余生平苦力專攻漢文，方搏一舉，返而自歉，不敢與世相見，故寧安居田野，使人確認我為舊辰漢學老腐的人物，於我願足矣。若夫今日之舉人則異是，今日舉人乃歐亞兼通之文學家也。吾寧為埋塵之古董，不敢列於煊彩之文鷄。君乎！其以老腐視余可也。其切記我為試法未改良以前之舉人，我受賜多矣。」詳參平定偷閒生：〈舉人亦有別乎〉，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2 期（1918 年 6 月），頁 341。是否真有此舉人、真有此言論，令人不無質疑。但作者主要藉此諷刺舊時醉心科舉、不務實學之徒。

⁵⁰ 未署作者：〈〔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頁 297。作者接著又提到：「至如舊學者，其勢既不能與新學兩立，譬如夏裘秋扇，終退處於篋中」。

⁵¹ 阮伯卓：〈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頁 150。阮伯卓在〈中國之文學考〉一文中亦提到歐洲文學對於中國文學的開化及提升，目的是讓越人知曉西方文化文明亦有助於提高越南文化的內涵及層次，其云：「自清廢科舉，則國內之文學，遂因歐洲文學所輸入，而至今任變其本色。今日之日，中國之文學，誠歐亞合採之文學也。報館書社之林立，詩辭說部之改良，雖一初譯述與著作，模仿與創造，未能分一定界，故於文章事業，亦互是錯亂混雜之光景。然經過此辰代，則中國之文學，必然現出新奇穩健之文體。蓋中國文學之本質，不啻一饒沃之文林，其間老栢蒼松、名花奇草，不一而足，而復能輸運世界之新卉新木，而培植增美之，則將來此秀美之文林，必於中國大地上成一如錦如荼之新世界。吾儕言念及此，而對於中國之文學，不敢效世人之偏見邈然視之。」引文見阮伯卓：〈中國之文學考〉，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54

變原有的環境，去除越南的舊病沉痾。

那麼，該如何安排漢學於適當的位置？這是法殖民者、親法知識人，乃至於漢學界都非常關注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政治勢力、教育資源、言論權的重新分配，但任何的調整都將面對原有勢力的反彈和抵制。法殖民政府即使於 1884 年全面佔領越南，也無法貿然處理越南傳統教學及學術——「漢學」的問題。在〈〔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這一篇文章裡，便明確提到法國殖民越南時的困擾：

保護政府見舊學，如其盛也，我人之保守舊學，如其固也，遂不敢驟以新學取而代之。故此數十年間，我國中有漢學、法學之兩途。而所謂教育界之根本，尚闕如也。夫漢學法學即為對峙之兩途，則國中之學派歧而為二，一新一舊，其性情思想絕不相同。此而欲學界之進步，抑亦難矣。政府有見乎此，乃注意於教育，而教育南人一事，遂為法政府對南政策之重要問題。然政府此辰，不得不稍存猶豫之見也。蓋盡廢漢學，則恐失國民之感情，而維持漢學，則法學無可膨脹之餘地。⁵²

漢學影響越南既深且久，法殖民政府一時之間難以撼動，而他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完全鏟除漢學的存在，不僅會失去民心，更可能會因激烈反彈而直接威脅到統治權。但若允許漢學的存在，則將不利於法殖民者改造與控制越南人的思想。漢學的確是令殖民者感到麻煩的存在，無論如何處置都讓殖民者倍感壓力。⁵³但為長遠計，推動改革勢在必行。

法殖民政府於 1905 年成立印度支那聯邦公共教育署，並於次年設立印度支那聯邦教育促進委員會，進行一連串關於教育內容、學制，以及教學語言的變革。⁵⁴

期（1921 年 12 月），頁 199。

⁵² 未署作者：〈〔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頁 296。

⁵³ 除了傳統漢學教育與法國（語）學校之外，另有越南羅馬字（即越語，或稱作「國語」）學校和東京義塾（1907 年 3-11 月）等兩種教育體系，也帶給法殖民者在統治上的困擾。詳見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頁 35-37。

⁵⁴ 陳立提到此次變革有以下三個方面：（1）教育定位：越南人應接受與他謀生有關之技能或職業的訓練，而非吸收高深知識。（2）教育學制：分為小學教育、小學後教育（含高等小學與中學）、大學教育等三個階段。（3）教育語言：在小學階段，越語與法語為教學語言，而在小學後階段及大學階段應以法語為唯一之教學語言。詳見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頁

當局以 1917 年 12 月所頒定之《學政總規》為教育綱領，其中也處理到與漢學漢字有關的問題，根據阮伯卓的說法：

今日政府新學政章程，已支配漢學於適當之位置。炤章程中所敘，則非惟各小學有留教漢文一課，以為學生學習字音及補助國文之用，即將來高等中學及大學，行將別設亞東古文學一科，俾我國人之治漢學，無異歐人之治希臘羅馬等古學。蓋直視漢文為一古典學，而漢學之問題，可以如是解決矣。⁵⁵

從阮伯卓的描述來看，法殖民政府仍在小學階段保留漢文課程，並於高中或大學階段設置「亞東古文學（字）」一科。除此之外，他更希望能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漢學考究班」，⁵⁶如此一來「專攻漢學者，自有其人。我國之古典學，應不至於失傳，而學問之途，亦可免紛歧之嘆矣。」⁵⁷這些舉措看似能維持漢學於不墜，但對漢學者來說，這其實已經大大壓縮越南傳統漢學教育的空間。漢學僅存一息，

37。而根據 1917 年 12 月所頒定之《學政總規》，越南學制分為三級，第一級為小學及初等實業，第二級為普通學（中學及高級中學）、實業學（具體實業學），第三級為高等專門學（即大學），見未署作者：〈〔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所附之《學政總規》，頁 302。

⁵⁵ 阮伯卓：〈我南漢學之古後觀〉，頁 248-249。

⁵⁶ 根據阮伯卓的構想，「漢學考究班」是一具有專址、專門預算、人員薪資、研究制度，並講求評鑑與績效考核的研究機構，其云：「就鄙人之私意，今日對於保存漢學之方法，則於國中宜設一漢學考究班。此班或附屬於河內博古場，或順京之藏書院。其考究班之額，則國家選有漢學之人數若干，補入，支年俸，使之從事考究。這考究生以考究事業終其身，不改補，不休致，專考究漢文之各書籍，屬於歷史、地理、政治、風俗、典禮、法律等種，或兼學習中國語，或日本語，且有辰亦派遣考究各遺蹟及考察地理者。其考究之公共功程，則各考究員，每禮拜須會同一次。研究屬於字學，以修訂國語字典，或詞源，或評議國語文之新名詞。每年年季，各考究員，宜公同選舉一人，為考究會之會長，又須編輯一國語學報，或季報，或月報，其印行之費，國家必担任之。他若考究之個人功程，則最遲者，於補入之後，需三年限內，每人要有著述或繙譯成國語文一部書，以證考究之成績。若考究有成績者，則蒙賞漢學博士銜，得留院終身從事考究，若無成績，應被斥退。」引自同前註，頁 248。阮伯卓另於〈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一文呼籲漢學之顯達人物、諸大人組織「漢學維持會」，以編輯、譯述漢學著作，詳見氏著：〈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頁 7-9。

⁵⁷ 阮伯卓：〈我南漢學之古後觀〉，頁 249。

倒退為識字之學，不再是越南教育中的主流，其存在的目的是用來輔助其他學科的學習，而非煥發其思想的價值及主體性。同時，退居於學術殿堂一隅，成為被學者所研究的對象，就像阮伯卓所謂用來表現古屋之精神的「古董」而已。⁵⁸在這樣的情形下，漢學又如何能存續以應時局之變。

總的來說，法政府透過政治的強制力和教育制度的修改，轉變越南人學習與使用漢學漢文的習慣。在親法知識人看來，法殖民政府已有保存漢學之功，能延續漢學命脈於一線。但我們不難看出這些論述的目的，試圖在終結傳統教育和科舉之際，迅速動員媒體論述，抹除漢學在士人心中的影響力，割斷士人與漢學及中國的聯繫，同時歌頌西方和法國的文明形象，以化解傳統士人對於西學／法學的排斥，來爭取被殖民者對於殖民母國的認同與凝聚，和順地接受法國的殖民治理。

四、價值再探與意義重估：在殖民語境罅隙下的漢學論述

在這一份主要由殖民者及傾法／親法知識人所共同構築的言論場域，多有排抑漢學、擁護西學／法學的呼聲。然而，立場看似堅固鮮明，其實有不少異音交錯其間，從殖民論述的罅隙中流露出來，甚至與之針鋒相對。漢文版《南風雜誌》在第 21 期刊登了讀者投書，內容是針對阮伯卓在第 17 期〈我南漢學之古後觀〉一文提出的質疑：

第十七期記者有撰出〈漢學之古後觀〉一篇，其間有保存漢學一則，讀者多以書致問，並咎其有消極的視漢學之觀念，即如某友書云：「漢學對於開化國民，亦具有健全能力，但昔辰用之非其道，故無良好結果耳。使能廢詞章之虛文，尚理義之寔學，則安知漢學界，不能步驟乎？歐學之文明，即如中國現日多出新學人才，日本之名人哲士，亦都從漢學中來。漢學豈是世間腐敗之學問哉？今唱保存漢學，而僅視漢學為學界中之古董，況只

⁵⁸ 阮伯卓云：「今日之計，則惟視漢學為我國不可無之古典學，譬之一古屋於此。當文明時代，不可不燂從新式，為種種合時之裝置，而其間亦當保存一二古董，以表此古屋之精神已耳。吾儕當作如是觀，則保存漢學之方法，可以解決矣！」同前註，頁 248。

設一考究班，則將來這班人物老死後，誰為之繼？無乃坐聽漢學之日就消滅者」云云。⁵⁹

阮伯卓保存漢學一說既出，便引來不少漢學人士的批評，認為將漢學視為古董，束於學院之中，實為消極之舉。我們從這份讀者投書，以及文中提到「讀者多以書致問」，不難看見當時越南漢學界對於阮伯卓看法的激烈態度。若就漢學及漢文教育所獲得的實際對待來看，可說是令漢學界十分失望。小學教授漢文的時數非常低，⁶⁰法語和越語才是正式的教育語言，普通中學能用來教漢文的時間也很低。⁶¹而且在頒佈《學政總規》當時，所謂的高等中學尚未成立，⁶²印度支那大學才剛重建起來，⁶³因此能到高等中學或大學學習漢文或漢學之人寥寥無幾，阮伯卓的「漢學考究班」更是空中樓閣。種種跡象都顯示了漢學教育的狀況，並非如相關政策

⁵⁹ 阮伯卓：〈答友某人書〉，漢文版《南風雜誌》第21期（1919年3月），頁95-96。

⁶⁰ 根據《學政總規》所載，各小學堂的漢字課時間，「每星期惟於禮拜五日早分教之，其辰刻惟有一點三十抄〔分〕鐘而已」，授課時間相當短，而一星期的上課時間共有二十七點五個小時。見未署作者：〈〔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頁308。文中雖然提到可以彈性增加漢文課程，卻也受到相當大的限制，該規定云：「各初等小學堂教課中，若欲增漢文一課亦可，此則隨鄉村耆役，及學生父母之志願也。然屬於漢文教課，每星期只有半日而已。蓋以漢文教此等童生，不過使之識簡易字面，與夫通常之倫理名詞，此外更無知識之必要也。此漢字教師、耆役宜選鄉中學究為之，其年俸亦必無幾，可由學生分斂，或取鄉中公用錢償之，亦無不可。至於漢文教法，宜遵政府所訂之章程，臨漢文課時，伊學堂教員兼有校長之責，宜在校以監督之，不得使學究獨自踰越於紀律之外也。」（原文底線所筆者所劃）見同文，頁306。其限制諸如授課時間不得超過半天，教員由鄉中學究充任，政府亦不給付教員薪資或鐘點費，授課時需派員監控，再加上法殖民政府對漢字課的認知是「識簡易字面」、「通常之倫理名詞」、「更無知識之必要」，這樣的漢文課如何能存續漢學傳統，自然受到漢學人士的質疑。

⁶¹ 根據《學政總規》所載，各普通中學的上課時間共有27.5個小時，「國語及漢字則每禮拜教三點，此兩者合為一課，謂之為國文學課。蓋漢字教法，當矧新式，使學生得知漢字之辭源、句法，及其典故，以助國語文之教育，故教員當注意者在國語文。」同前註，頁310。由此可知，學習漢字漢文，是用來幫助國語的學習，漢字教學不僅授課時間少，更是課程結構中邊緣的邊緣。

⁶² 據《學政總規》所記，1917年時全越南僅有五所男子普通中學堂、一所女子普通中學堂，而「越高等中學堂現未成立」，可見能受到中等教育者相當稀少，詳見同前註，頁308。

⁶³ 印度支那大學雖成立於1907年，卻因反法活動蜂起，學生大量流失，而於1908年被迫解散，直到1918年才又重建起來，見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頁57。

或構想所宣稱得那麼美好，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漢學的存在意義，這也難怪會引起漢學界人士的反彈與挑戰。

更令漢學界心寒的是，阮伯卓提出「古董說」的概念來保存漢學，否定了漢學可以對應時局、關照當代的現實性價值。他們認為漢學也有講求格致義理，啟蒙國民的能力，更何況許多新學人物都具有深厚的漢學基礎，能在既有的漢學基礎之上，展現變革圖新的樣貌，這證明了漢學並非是阻擋社會與國家進步的主因，反而有助於吸收、擴充新學。面對漢學界這樣尖銳的質疑，阮伯卓回應：

就現日辰勢之要求而觀之，則無論漢學之能力如何，恐不能單獨担任我國進化之事業。蓋我國今後學界之進取，必以歐洲學說思想為歸宿，而歐洲之學說思想者，非漢學之本身所有。由漢字而求新學，則何若直接由歐文而求新學之為便？若夫欲以此新學普遍於我國民，則與其翻譯出漢字書，何若直接翻譯出國語書之為便？因漢文之前途，不適合於現辰之應用，而漢學亦隨之有消極的影響，此亦理勢之必然也。⁶⁴

阮伯卓認為新學已是時代潮流，漢學難以適應時局的變化，而且漢學、新學有各自的知識脈絡和思維體系，兩者不容相混。因此，與其透過漢字翻譯新學內容，倒不如直接從西文入手，還來得直截簡便，或是將其翻譯為國語越文，更有機會將新學推廣至普羅大眾。不過，阮伯卓在這裡並沒有討論到，同樣是不同的語言及知識系統，為何使用漢文就不便於學習新學、融合新學，但使用越文「國語」卻能有助於學習新學、普及新學？不過，在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阮伯卓的意圖，在推崇新學、排抑漢學之際，也著意於越南國語字的推廣，若能拉下漢學漢文的地位，越南國語字才能有更多發展的空間，這也是當時不少知識人的看法。⁶⁵

⁶⁴ 阮伯卓：〈答友某人書〉，頁 96。

⁶⁵ 例如章民（潘瓌）便在〈我南百年來之學術〉一文中提到：「我國教科書離奇之景象，誠為各國所無也。其紛雜於三種文字之下，而莫能一也。今欲一之，莫如以國語為普通，輔之以法文，而留漢文為專門之學。何則？漢文之在我國也，其對於各科學，殊無直接用事之能力，且有所窒礙，於保護國家之教育權，不若國語及法文之為便也。夫漢文者，儒教之所附麗也。置而不用，儒教不從此息乎？曰：『否，凡儒教之精義、之真理，可以長進國民之資格、發達國民之精神者，悉譯以國語編入各級教科書，文義明易、意味深長。學者讀之較漢文必更為親切矣。』」見章民：〈我南百年來之學術〉，頁 332。潘瓌的看法與阮伯卓相似，都強調漢文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漢文版《南風雜誌》上的另一個趨勢，便是出現不少討論越南國語字的文章，並逐漸形成一股勢力，像是〈試法改定後之教育問題〉則認為普通教育學習法文、漢文，過於艱澀繁複，而且對越南人來說又屬於外國文字，為了更能陶鑄國民之資格，應該以國語文為主。〈警告我國諸文學家〉也是強調國語文有著教授和學習上的優勢，但當時國語文書籍甚少。作者呼籲國內文學家可以加強國語文辭典和書籍的編輯、翻譯。〈國文中漢字參用之問題〉一文認為大量漢字早已融入國語之中，並成為越南人的文化，而國語字亦有吸納西學的能力，是越南「吸新保粹、續往產來」的關鍵。⁶⁶至於越文版《南風雜誌》上對於國語字的關注和熱議更如野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湧現多篇討論的文章（詳見本文附錄一）。

漢學漢文到底能不能傳播新學，兩者有沒有融合轉化的可能？這應是在新學或西學成為主流，而漢學逐漸被邊緣化之際，眾人所關注思考的問題，阮伯卓認為兩者殊途，漢學已經完成階段性的使命。然而，有意思的是，范瓊卻在〈大法保護後之越南人精神的進化〉一文裡，提到越南舊學之士之所以能知曉新學，完全是得自於中國之力，借漢字之傳播：

能使舊學輩知泰西法學之學為可貴，實由於中國之擊刺。……其啟導啟等，使之知新學前途，亦賴中國人之力。即如孟德斯鳩、盧梭、迪德羅、福祿特爾之諸名辭，亦由中國人傳及於敝國，此殊可引為詫異。……康梁之書籍，已輸入於南國境內，誠為我國人思想界之大變革。斯時也，康有為之《歐洲十國遊記》，梁啟超之《飲冰集》，已變為舊學派之通常教課。

對於學習及教育上的窒礙，而主張使用越南國語字來翻譯漢字漢學內容，只不過潘瓊更為激進，他認為應以國語字為主，法文為輔，對發揚越南民族之主體性的訴求更加鮮明。1945年之前（1945年之後潘瓊以翻譯工作為主），潘瓊在《南風雜誌》之外，以越文在《實業民報》（*Thực Nghiệp Dân Báo*）、《友聲》（*Hữu Thanh*）、《神鐘》（*Thần Chung*）、《婦女新聞》（*Phụ Nữ Tân Văn*）、《婦女時談》（*Phụ Nữ Thời Đàm*）、《東法時報》（*Đông Pháp Thời Báo*）、《中立》（*Trung Lập*）、《東西週報》（*Đông Tây Tuần Báo*）、《長安》（*Trường An*）、《河內報》（*Hà Nội Báo*）、《騷壇》（*Tao Đàn*）、《知新》（*Tri Tân*）等報刊發表一千餘篇文章，分屬藝術、文學、史學、哲學、語言文字、文化、社會、倫理、時事、政治等多個領域，值得進一步撰文討論，非常感謝審查委員啟發筆者後續的研究構思。

⁶⁶ 南風：〈國文中漢字參用之問題〉，漢文版《南風雜誌》第82期（1924年4月），頁58。

而此書籍者，則其文雄渾而劇烈，鋪演新時之思想。自由也、平等也、進步也、文明也，政治之改革也，社會之改良也。個個名詞，得增廣其智識，無異於舊世界外復闢一新世界，然此思想豈外求哉，全是法國之思想也，全是法國福祿特爾、迪德羅諸公之傳說。法國革命時代諸名人所流傳之言論，由中國人之手譯出而傳播於我南國。……於是而革命之思想，蓬勃於我民族之腦中，遂因是而深責大法為世界上文明之一國，有此等之名人，有此時之學說，乃秘其傳，不欲向我南人傳播。只知以益己自私之政策，陷落我人於愚昧黑暗之途也。⁶⁷

這篇長文是范瓊於 1922 年 5 月 30 日在法國巴黎屬地學堂以法文演講的內容，主要聽眾是法國官員及學者，翻譯之後分別刊載於漢、越文版《南風雜誌》上。這篇文章以法國殖民前後越南人精神智識的變化分為兩大部分，范瓊在文章前半部提到越南深受漢學或儒學影響，但因僵化的科舉制度和專制君權，反而帶給越南長期的不良影響。⁶⁸文章後半段則描述法國在殖民越南前後，越南民族與法國殖民者之間的互不信任感，越南人視法人為侵略者，而法人也不願意將西方重要的思想學說帶入越南，以啟蒙越南人。這讓范瓊坦白地說出越南知識人必須透過中國新學（卻不是法國），尤其是康、梁兩人的漢文著作來開拓對世界局勢和新知識的理解。這種思想資源可以被越南人拿來抵制與挑戰法殖民政府，並激盪著越南的反法殖民運動，這正是法殖民政府所深深懼怕的。⁶⁹

⁶⁷ 范瓊：〈大法保護後之越南人精神的進化〉，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70 期（1923 年 4 月），頁 73-74。

⁶⁸ 例如范瓊提到：「其學則訓詁繁瑣之言，記誦詞章之學，令人易厭。其文則錦繡珠玉之文，月露風雲之狀，不究世用。經幾世紀，由此學而陶鑄成鄙國數千百輩醉生夢死之人物，彼何人斯，即高談濶論考古談今之儒學派是也。」又說：「從實際觀之，則科舉之原因，乃專制君主利用孔教以為自植私權壓制民族之利器，並於其智識上，則顯然使人民奴隸其精神。嗟乎！人類至此，低賤極矣！」引文均見同前註，頁 67。

⁶⁹ 范瓊提到的這些書籍即是「新書」（Tân Thư），主要由中國的知識分子（以梁啟超為主）翻譯日文書籍而來。這些「新書」來自於士人之間的借閱傳抄，以及透過在越華僑商人購買，以避免法國殖民政府的監控，相關討論可參見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98-100. 以及張正（Trương Chính）：〈中國與越南儒士在接受新書時的不同表現〉（“Đôi Điều Khác Biệt giữa Các Nho Sĩ Trung Quốc với Các Nhà Nho Việt Nam Khi Tiếp Nhận Tân Thư”），收入丁春林（Đinh Xuân Lâm）

范瓊把使用漢文當作取得新知及新概念的工​​具，而非展現傳統漢學在越南所蘊含的儒家價值，看似無益於提升越南漢學的內涵，⁷⁰但我們不難想見范瓊這樣的言說策略其實頗具技巧。漢文作為書寫工​​具，本身即為傳遞漢學價值的載體。范瓊利用漢文本​​身的工​​具性價值，來提醒法殖民者，越南人可藉漢字來獲得抵抗法人的思想資源，讓中國因素進來破壞法國殖民的正當性與秩序，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破壞動能。范瓊認為與其如此，倒不如由法殖民政府自身來提升越南人的精神智識，並讓越南人能適度保存自身文化。他也在暗示法殖民政府未善盡開化、教育越南民眾的責任。范瓊這樣的論述，開啟了我們對於漢學的另一種理解，漢文漢字能傳播泰西法學思想，而漢學亦能回應時代變動，由舊趨新，融鑄新學。當然，這部分的論述也多少削弱了范瓊在前半部論述的力道。若從這個角度來看，范瓊的看法就與阮伯卓所提出的論點不同，將他們兩人的論述並置而觀，反而看出文本之間的對話和開放性，使文本意涵更趨多元。

另外一個觀察越南知識人之「漢學論述」的地方是歐戰結束之後，《南風雜誌》上的知識人如何表達對東西方文明的省思。在此先以中國知識分子為參照點，有不少研究者如黃金麟、丘為君與衛金桂等人都指出，歐戰的爆發的確帶給中國知識社群極大的震撼與影響。他們不斷地在文本上再現歐戰的慘烈，但也因戰爭而來的西方文明的沒落破敗，促使他們重新審視西方文明，改變了看待西方文明的態度，進而影響到現代中國的改革進程。⁷¹這種對於西方文明的省思，在《南風

等主編：《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Tân Thư và Xã Hội Việt Nam Cuối Thế Kỷ XIX- Đầu Thế Kỷ XX*) (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1997年)，頁184-187。正因為「新書」曾對越南社會及思想界造成的重大影響，越南學界曾於1997年舉行「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研討會，並出版會議論文。該會議圍繞以下幾個主題：(1) 新學輸入東方的過程與途徑；(2) 中國譯著新書的士人與知識分子；(3) 新學新書輸入越南的歷史背景；(4) 新書對於越南維新及救國運動的影響；(5) 新書對於越南愛國士人之影響。相關內容，詳見丁春林等主編：《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一書。

⁷⁰ 非常感謝審查委員提醒筆者：范瓊這樣的言論是否僅停留在使用漢字以取得新知新概念的工​​具性層次，而與傳統漢學在越南所蘊含的儒家價值不同？筆者得以在此提醒之後，展開後續的討論，筆者謹致謝忱。

⁷¹ 詳見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1996年9月），頁91-131。丘為君：〈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頁91-146；丘為君：〈「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第46卷第1期（2008年3月），頁75-124。衛金桂：《歐戰與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研究》（香港：

雜誌》上並不多見，因法國為越南之殖民母國，法殖民政府與親法知識分子多在報刊發表支持言論，來歌頌法國的正義形象，鞏固殖民政權於不墜。例如阮伯卓所作之社論〈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便云：「彼世界惡魔之德意志，將欲挾強權以宰制人類，展霸圖以吞併寰宇。……此猙獰之惡獸，怒吼狂奔，伸其軍國之勁臂，張其專制之利爪，以摧滅人道，破裂公理也。……德人罪大惡極，已不容於人類。」⁷²作者透過相當激烈的言語，來醜化德國此一敵人邪惡瘋狂的形象。相較之下，法國誠為維護和平人道的正義之師，能助各國「脫離於強權之羈軛，而且能使世界各民族免沉淪之禍。」⁷³其論述內容由此便可見一斑。

但值得注意的是，《南風雜誌》卻在第 76 期同時刊登兩篇省思西方文明的文章，一篇是楚狂（黎愼）的〈孟子學說〉，一篇是新亭（Tân Đình，生卒年不詳）的〈中國新思想之淵源及其變遷〉。黎愼在文章一開頭，便云：

物質文明發達的現代，歐洲大戰與之以當頭一棒喝，大則亡人之國、喪人之家，小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淒涼悲慘，萬象悉呈，憔悴瘡痍，百年難復。一時識者大有厭此時勢，欲返而求之於精神的趨嚮。故研究亞洲之漢學者不乏其人，日本現遞信大臣犬養毅氏頃者在東京演說，亦認現時代為亞洲文化復興之動機，與世人以多大之注意。蓋亦本此見地而發之於言論也，亞洲文化之精不外於道德仁義。⁷⁴

文中提出了對於人類過度追求物質文明，而至自我毀滅的批判，省思包含法國在內之西方文明的侵略本質。回顧西方的破敗，當時便有識者倡議歸復漢學之精神文化——「道德仁義」，以重振亞洲文化。用東方的精神文明來拯救，已經破產的西方文化，此時的漢學再也不是無法回應變局的糟粕，而是修補受損之精神心靈的良藥。對黎愼來說，重新正面肯定孔孟學說的價值，是他寫作此文的用意。黎愼另著有〈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第 67 期）、〈墨學概論〉（第 77 期）、〈王陽明學說及其略傳〉（第 79 期）等文，亦是從正面的態度肯

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 年）。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相較於前兩位研究者，衛氏較著重發掘歐戰如何影響中國知識分子轉向接受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⁷² 阮伯卓：〈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7 期（1918 年 11 月），頁 227。

⁷³ 南風：〈國債之義舉〉，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6 期（1918 年 10 月），頁 185。

⁷⁴ 楚狂：〈孟子學說〉，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76 期（1923 年 10 月），頁 61。

定這些傳統思想。⁷⁵

至於新亭的〈中國新思想之淵源及其變遷〉一文，則介紹了中國五四前後兩大運動潮流，即新文化運動與社會改革。新亭特別著眼於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如蔡元培（1868-1940）、陳獨秀（1879-1942）、胡適（1891-1962）等人對於舊傳統、舊思維的批判與破除，以及當時北京學生所發起的排日運動。由於日本的崛起令同在亞洲的法殖民政府甚感威脅，因此新亭特別介紹學生的排日運動概況與排日宣言。⁷⁶但可能連新亭自己都沒想到，在他援引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學革命，反對一切國粹及舊文學，打破孔教，改革儒教道德」，⁷⁷證明越南漢學的確需要改革，以維護泰西新學的同時，卻反而蓄積了更大的顛覆動能。例如「自歐洲大戰之結果，輸入自主的民主思想，對於被蹂躪而反抗的精神，逐因之勃起，其最先感動者為青年學生，彼等之運動以世界共通的思想為背影為後援，故無論如何武力禁制，決不能鎮靜。」⁷⁸又引胡適所言：「新思想之精神，在於批評主義，所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字，乃批評的基礎也。對於舊大學之革新運動，對孔子教之

⁷⁵ 在此以〈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一文為例，黎愷提到孔子思想價值之所以在當代受到忽視的原因：「雖孔教之為教，只有一種理想的學說，初無何等教規以束縛其信徒如佛教天主教者，然其影響及於我之道德倫理風俗習慣，寔有莫大之勢力。現代因歐美新學盛興，一切具應用之能力，比與崇信宗教者在物質上頗有寔用。士生斯世，若能通新科學之一科，便有噉飯處。論者見此，不復記孔教之在我社會精神上有何等之影響，便妄謂孔教之無用。噫！此為最乏常識之談，故無有可辯論之價值。然若不說明，則其誤人聽聞者不少。夫論孔教之為孔教，只可論其理說之是非以與佛教天主教比較則可。若與新科學比較其有用無用，則物質與精神兩者為用各殊。只就物質上論，佛教天主教亦何嘗見其有用。」他認為科學與孔教兩者分屬於物質與精神層次，彼此層次不同、效用各殊，不能直接拿來比較，但後人不察，往往忽略孔子思想的價值。他認為孔子「一生汲汲皇皇，憂時憫世，其所言又皆為倫理道德之語，其歷史及學說之偉大如此，其說教之點，又比其他宗教，尤於世道人心有所補益，而毫無神怪眩感之事。泰西各國人亦公認孔教理想之高深，不敢有所瑕疵於其間也。我人得此粹美之教旨，果能身體力行，并輔之以新學見識而應之於用。則於我國政教前途，其文明進步寧可限量。」就黎愷看來後世越南土人或依阿媚世、或希圖榮進，純為己謀，失落了孔學最精粹的精神。引文見黎愷：〈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7 期（1923 年 1 月），頁 1、7-8。

⁷⁶ 新亭：〈中國新思想之淵源及其變遷〉，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76 期（1923 年 10 月），頁 66-75。

⁷⁷ 同前註，頁 74。

⁷⁸ 同前註，頁 71。

懷疑的態度，及其他文化生活的各方面新運動，皆以此批評主義為共同精神。」⁷⁹仔細想想，這些話語不也提供了越南知識人與青年挑戰既有政治社會結構，批評、重估、打破、推翻與法殖民政府有關之一切的思想資源。凡是需要改革的一切，通通可以打破再造。新亭在取徑中國新思想之際，似乎忽略了其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之間的拉扯和抵消，讓他的文章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動力量。有意思的是，新亭此文並未完結，卻也未能在《南風雜誌》裡尋得後續蹤跡，其中是否另有隱情，頗令人玩味。

五、結語

「漢學」曾經是越南知識人熟悉，甚至是內化為傳統思想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對二十世紀初期的越南知識人來說，他們不僅經歷了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與傳統文化的失落，還要處理自身與西方殖民者的關係，他們究竟是要被殖民者所建構的論述收編，還是在對殖民者表面的恭順之下，試圖逸出殖民體制的支配與控制，在夾縫中尋求與體制交涉、周旋甚至是對抗的空間，以建立越南民族自我的主體性？漢文版《南風雜誌》正好是觀察這些問題的場域。

經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從漢文版《南風雜誌》這個由親法／傾法越南知識人所構築的言論戰場，看見他們對於漢學／儒學／舊學的排抑，同時也可以見到他們對於西學／歐學／法學／新學的擁護。在他們的眼中，漢學早已積弱不振、宛如舊病沉痾般，無力回應時局的變化。因此，他們積極呼籲漢學界放棄拘守漢學的念頭，漢學不應該是越南思想文化和學術發展的主流，而是紛然社會裡千萬種事物中一種可供研究的對象而已。這樣的觀點正好與法殖民政府緊縮漢學教育的時間點相吻合，顯見法殖民與親法知識人在媒體論述上的合拍程度。

然而，這些親法知識人就這麼真心歡迎、甘心擁抱殖民者與西方知識？其實也未必如此，若進一步觀察他們的言論，可以發現他們之所以要將漢學拉下神壇的位置，無非也是想去除漢學漢字對越南語言及文化的干擾，以尋求並煥發民族自身語言和精神文化的主體性。⁸⁰因此，與其說這些知識人積極排抑漢學，熱烈追

⁷⁹ 同前註，頁 75。

⁸⁰ 例如阮伯卓曾認為學習學問與新知最佳的利器，並非是對越南人來說終隔一層的「歐文」或是「漢文」，反而是「國語字」的越語，其云：「我國將來學界之利器，想非是屬於歐文或漢文，而別有一最簡便最普通之一種文字，出而代主，即我國之國語字是也。」引自氏著：〈對

求西學，倒不如說他們試著在兩者激烈衝突的言論戰場中，尋找可以喘息、迴旋，甚至是培植自己實力、號召群眾，進而與之對抗的空間。這點我們可以從越文版《南風雜誌》刊載了不少篇討論漢字存廢，以及釐清越南國語字和漢字、漢學與國學之關係的文章（詳見本文附錄一），來窺見一二。⁸¹這對尋求精神文化之自主的越南知識人來說，越文版《南風雜誌》亦是不可或缺且必須爭奪的戰場，也是筆者未來欲關注的議題。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在漢文版《南風雜誌》上仍有不少論述從殖民論述的罅隙中流露出來，或質疑殖民者對漢學漢文課程的強力打壓，或提出漢學亦有隨著時局而更新變革的能力，或省思西方文化過度進取的侵略本質，而重新肯定漢學或儒學的價值。這些異質的訊息往往挑戰了原本支配性的論述，與原本的政令宣傳、維護殖民政權的話語交匯並置，造成文本的開放與對話，進而使「漢學」本身的意義更趨多元，呈現出更為豐富的社會文化面貌。

二十世紀初期甚至到中葉，是越南知識人不斷釐清自身與漢學、西學、越南國學之間複雜關係的動態歷程。在《南風雜誌》創刊之前，為時甚短的東京義塾（Đông Kinh Nghĩa Thục，1907年3-11月），已經開啟尋找民族語言的先聲，即探尋一種可供越南人通用，有助於越南人能成為共同體的語言系統。⁸²漢、越文版《南風雜誌》則因為版面屬性和面對的讀者不同，使得兩版的討論重心時有差異，

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頁4。阮伯卓藉此提升越南國語字的地位。另外，關於范瓊努力尋求越南民族及國語字之主體性的努力，則可參見黃永福：《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1917-1934）及其主編Phạm Quỳnh（1892-1945）為中心的討論》，頁55-66、76-106。

⁸¹ 日本學者岩月純一曾根據《南風雜誌》漢、越文版的相關篇章（以越文文章為主，少數漢文文章），討論越南語與「漢字／漢文」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越南語之「國語意識」的形成過程中，漢字語彙被設定為從屬於「越語」之中，越語能進一步吸納漢字語彙，但作為文字的漢字（書面文字）卻不再被擁護或使用，這種言文分離的結果，最後導致書寫漢文漢字的重要性日漸降低。詳見岩月純一：〈「ベトナム語意識」の形成と「漢字／漢文」——《南風雜誌》に見る〉，《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24期（1995年6月），頁3-34。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作者在採樣和引用上的資料以范瓊或署名「南風」所撰者為多。

⁸² 詳見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頁32-33，以及克里斯多佛·高夏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166。儘管，越南羅馬字已於1651年被法國傳教士所創造出來，但長時間以來都無法取代漢字，成為越南主要的書寫系統。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陸續被人發現其對於越南民族運動的重要性。

但對於越南國語字的關注及使用可說是一致的趨向，漢學和儒家思想看似節節敗退而逐漸失去市場。但弔詭的是，儒家思想和制度卻也是法殖民者、⁸³阮朝官員，⁸⁴甚至是連范瓊⁸⁵本人亦頻頻召喚的思想資源和行動依據，因為儒家理念和價值觀可以維持現存的秩序，可以兼容西方思想，可以避免社會的動盪。但這對前文提及像是 1930 年代阮安寧這類的知識青年來說，已經是令人十分不耐的束縛和教條而急欲推翻。越南漢學在幾番論爭裡興衰起伏，也試圖重整旗鼓，這些越南知識人的漢學論述，不單單是作者的情緒抒發或是理念宣傳，也是他們對於社會現實與

⁸³ 高夏觀察到法國重用儒家制度所培養文官系統來治理越南，而且就連在越南工作 35 年，擔任印度支那總督最久（1928-1934 在任）的巴斯齊（1876-1934）也都深信儒家治術是「是『了解』與有效管理越南之鑰。儒家理念是『真正』的越南。……（巴斯齊）曾將越南比喻為縮小版的中國。他深信儒家的『天子』理念，能上自最高管理層、下至地方村落，在越南全境引起共鳴，法國可以運用這種理念維持秩序，還可以透過皇帝的人身仲介，動員農民支持法國統治。他仰慕並倡導儒家的官吏行政系統。」見克里斯多佛·高夏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頁 237。高夏也觀察到法殖民政府其實是會隨著環境和局勢的變化，靈活運用不同的殖民策略和手段，因此與被殖民者合作並不奇怪，詳見同書頁 140-141。

⁸⁴ 越南學者阮南（Nguyễn Nam）在對阮朝朝廷所發行的《遊學報》（1927-1935）的研究裡，觀察到阮朝為了避免前往法國留學的知識精英受到西方反動思想的影響，而不斷在《遊學報》裡向這批青年灌輸儒家傳統價值，即使是介紹西方思想或中國新思想也必須通過儒家價值的篩選，而與儒家思想兼容相合，才不會傷害到殖民政治制度，並讓他們持續信奉君主制度。詳見 Nguyễn Nam: “A Local History of Vietnamese Sinolog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nam: The Case of the Bulletin Du Học Báo 遊學報”,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31 (2014), pp.139-156.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遊學報》較之《南風雜誌》更強化了傳統的漢學（儒家）論述，但越到後期，這樣的控制就越顯得徒勞無功。

⁸⁵ 范瓊雖然大力提倡越南國語字，但在他的骨子裡還是有滿深的儒家思維，像是 David G. Marr 就觀察到范瓊認為與政治、法律、哲學或宗教相關的越南國語字的來源是中文，而不是越南本地的喃字（Chữ Nôm）。同時他也相信傳統儒家規範在維持社會秩序和上層利益上的功效。除此之外，范瓊認為越南經典文學作品《翹傳》（*Truyện Kiều*）中的女主角王翠翹的悲慘人生，是她被動地、別無選擇地對命運的犧牲，這點也引起當時的知識青年極大的不滿，因為這似乎表明越南人民只能消極地接受法國殖民，反映出一種對強權柔弱的順從，而這與儒家規範暗暗合拍。詳見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pp.154-158. 高夏也提到當 1930 年代新一代文化激進分子在抨擊儒家理念時，「范瓊認為儒家改革上可以重塑君權，下可以團結家庭。他希望，建立鞏固的君權與家庭，可以讓越南社會在共產主義、個人本位主義與迅速西化浪潮衝擊下站穩腳步。」引自克里斯多佛·高夏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頁 428。

時代狀態最為即時的互動與回應。可讓人進一步思考在漢學論述下，言說詮釋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未來誰將掌握後來詮釋與言說的權力？是殖民者能徹底消泯被殖民者的主體性，還是被殖民者能藉此掙脫牢籠而獲得新生，重塑自我？他們彼此之間會透過什麼語言及思維系統，來達成其所欲之目的？又會不會隨著實際的需求和處境，而擺盪在不同的價值觀和認同之間？上述這些問題都很值得繼續追索與思考。

相信透過對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之「漢學」論述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近現代越南知識人對於中國、西方、法國與越南的看法與態度，觀察到他們在身處現代性與殖民性下的體驗與反應，有著多元複雜的思維層次。面對漢學、面對西方，也同樣是東亞其他知識人迴避不了的課題。因此，透過「漢學」這個東亞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議題，讓東亞知識人彼此之間有了相互對話、照應的空間，進而得知越南人在近代東亞區域互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這將一改過去我們對於近現代越南知識人的陌生與忽視，豐富了越南／東亞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嘗試建構一個更為整全清晰的東亞漢文化圈的面貌。

徵引書目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
- 丘為君：〈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頁91-146。
- _____：〈「歐戰」與中國的現代性〉，《思與言》第46卷第1期，2008年3月，頁75-124。
- 何華珍、江惠冰：〈從《南風雜誌》看越南20世紀初漢越新詞的傳播〉，《漢字文化》2020年第21期，頁1-5。
- 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
- 杜佰航：《近代越南的「西學東漸」——以《南風雜誌》為中心》，鄭州：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亞非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20年。
- 胡明揚：〈國學、漢學、中國學〉，《南開語言學刊》2009年第2期，頁143-147。
- 徐志嘯：〈漢學及相關概念辨析〉，《國際漢學》2017年第4期，頁14-16。
- 張西平編：《他鄉有夫子：漢學研究導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
- 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陳慶浩：〈《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總提要〉，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第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黃金麟：〈歷史的儀式戲劇：「歐戰」在中國〉，《新史學》第7卷第3期，1996年9月，頁91-131。
- 黃得時：〈「漢學」的含義與演變〉，《中外雜誌》第33卷第6期，1983年6月，頁55-58。
- 劉正：《圖說漢學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蔣為文：《語言、認同與去殖民》，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5年。
- _____：《越南魂：語言、文字與反霸權》，臺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2017年。
- 衛金桂：《歐戰與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研究》，香港：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年。
- 閻純德：〈漢學試論〉，《文化雜誌》（澳門）2005年第57期，頁191-192。
- 顧明棟著，張強、段國重、馮濤譯：《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

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De Francis, John. *Coloni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Viet Nam*. The Hague: Morton Publishers, 1977.

Marr, David G.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Viện Việt-Học (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南風雜誌》) 1(Jul. 1917), 5(Nov. 1917), 6(Dec. 1917), 12(Jun. 1918), 15(Sep.1918), 17(Nov. 1918), 21(Mar. 1919), 25(Jul. 1919), 39(Sep. 1920), 40(Oct. 1920), 42(Dec. 1920)-50(Aug. 1921), 53(Nov. 1921)-55(Jan. 1922), 57(Mar. 1922), 59(May. 1922), 61(Jul. 1922), 62(Aug. 1922), 65(Nov. 1922), 67(Jan. 1923)-74(Aug. 1923), 76(Oct. 1923), 77(Nov. 1923), 79(Jan. 1924), 82(Apr. 1924)-86(Aug. 1924), 97(Jul. 1924), 183(Apr. 1933), 208(Oct. 1934).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筆者按：本論文所引之漢、越文版《南風雜誌》各期原文，均引自此版本，詳見表一、附錄一與各則註腳，為免書目繁瑣，在此不逐一徵引。)

〔日〕今井昭夫：〈通過越南 1930 年代的「國學」論爭看東亞「國學」的發展〉(“Nghĩ về ‘Quốc Học’ ở Đông Á thông qua Cuộc Luận Chiến về ‘Quốc Học’ ở Việt Nam Thập Kỷ 1930”),《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2012 年第 2 期, 頁 99-109。後收入段黎江(Đoàn Lê Giang)等著：《在東亞背景下的越南文學與日本》(《Văn Học Việt Nam và Nhật Bản trong Bối Cảnh Đông Á》), 胡志明市：胡志明市文學—文藝出版社, 2013 年。

〔日〕岩月純一：〈「ベトナム語意識」の形成と「漢字／漢文」——《南風雜誌》に見る〉,《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 24 期, 1995 年 6 月, 頁 3-24。

〔法〕馬迪(Louis Marty)：〈國民教育〉, 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25 期, 1919 年 7 月, 頁 11-13。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越〕平定偷閒生：〈舉人亦有別乎〉, 收錄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2 期, 1918 年 6 月, 頁 341。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越〕未署作者：〈《南風雜誌》披露〉, 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 期, 1917 年 7 月, 頁 1-3。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未署作者：〈〔社說〕我國現在之教育問題〉，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2 期，1918 年 6 月，頁 295-322。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吳德繼 (Ngô Đức Kế)：〈論正學和邪說：國文·《金雲翹》·阮攸〉(“Luận về Chánh Học cùng Tà Thuyết: Quốc văn – Kim Vân Kiều – Nguyễn Du”)，《友聲》第 21 期，1924 年 9 月，轉引自陶維英(Đào Duy Anh)，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等著，梅國聯(Mai Quốc Liên)編：《論國學：研究與論稿》(*Luận về Quốc Học : Nghiên Cứu - Cáo Luận*)，峴港：峴港出版社、國學研究中心，1999 年，頁 210-220。
- [越] 李俊秀 (Lê Tuấn Tú)：《分析范瓊在《南風雜誌》上的「吐納歐亞」主義》(“Tìm Hiểu Chủ Thuyết ‘Thổ Nạp Âu-Á’ của Phạm Quỳnh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報刊學碩士論文，2013 年。
- [越] 杜氏蘭 (Đỗ Thị Lan)：《考察松雲-阮敦復在《南風雜誌》上的翻譯與寫作事業》(“Khảo Sát Sự Nghiệp Dịch Thuật và Trước Tác của Tùng Vân - Nguyễn Đôn Phục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 [越] 阮友山 (Nguyễn Hữu Sơn)：《越南遊記——南風雜誌 (1917-1934)》(*Du Ký Việt Nam :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 -1934)*)，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2007 年。
- [越] _____：〈《南風雜誌》之文學價值〉(“Giá Trị Văn Học của *Nam Phong Tạp Chí*”)，《越南社會科學》(*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2017 年第 8 期，頁 71-80。
- [越] 阮文桃 (Nguyễn Văn Đào)：〈皇越科舉鏡〉，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86 期，1924 年 8 月，頁 23-26。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阮伯卓 (Nguyễn Bá Trác)：〈吾人對於歐戰之感覺〉，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7 期，1918 年 11 月，頁 227-230。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_____：〈我南漢學之古後觀〉，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17 期，1918 年 11 月，頁 240-250。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_____ :〈答友某人書〉, 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21 期, 1919 年 3 月, 頁 95-97。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_____ :〈對於漢學問題之講說〉, 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40 期, 1920 年 10 月, 頁 147-153。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_____ :〈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 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49 期, 1921 年 7 月, 頁 1-12。後譯為越文, 刊載於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51 期, 1921 年 9 月, 頁 189-199。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_____ :〈中國之文學考〉, 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54 期, 1921 年 12 月, 頁 181-199。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 阮克川 (Nguyễn Khắc Xuyên) :《《南風雜誌》(1917-1934) 目錄分析》(*Mục Lục Phân Tích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 西貢: 教育部學科中心, 1968 年。本文據順化: 順化出版社, 河內: 東西語言文化中心, 2002 年版。
- [越] 阮廷好 (Nguyễn Đình Hào) :《《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初期越南文學體裁的革新》(*Nam Phong Tạp Chí và Sự Đổi Mới Thể Loại Văn Học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XX*), 大勒: 大勒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 [越] _____ :《《南風雜誌》與二十世紀新國民發展歷程 (1900-1930)》(“*Tạp Chí Nam Phong trong Tiến Trình Phát Triển Nền Quốc Dân Mới Đầu Thế Kỷ XX(1900-1930)* ”),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語文系博士論文, 2001 年。
- [越] _____ :《《南風》短篇故事集》(*Toàn Tập Truyện Ngắn Nam Phong*), 河內: 文學出版社, 2012 年。
- [越] 阮玕夢 (Nguyễn Can Mộng) :《南學漢文課程》(*Nam Học Hán Văn Khóa Bản*), 河內: 莫庭司出版, 1920 年。
- [越] 阮金山 (Nguyễn Kim Sơn) :〈當代越南儒教研究之現狀與問題〉,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2 期, 2008 年 12 月, 頁 155-172。
- [越] 阮南 (Nguyễn Nam) : “A Local History of Vietnamese Sinolog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nam: The Case of the Bulletin Du Học Báo 遊學報,”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31 (2014):139-156.

- [越]阮俤玲 (Nguyễn Thùy Linh):《《南風雜誌》上對《金雲翹傳》之評講及接受問題》(“Vấn Đề Tiếp Nhận và Bình Giải Truyện Kiều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2年。
- [越]阮壽德 (Nguyễn Thọ Đức):〈試論現代時期越南儒家學術思想的特點——從中國先秦兩漢儒家學術思想的特點說起〉,收入王三慶,陳益源主編:《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一)》,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2010年。
- [越]阮德順 (Nguyễn Đức Thuận):《《南風雜誌》中的文類:樣貌與成熟》(*Vă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Diện Mạo và Thành Tựu*),河內:文學出版社,2008年。
- [越]_____:《《南風雜誌》上的中、短篇小說》(*Đoạn Thiên Tiểu Thuy ết, Truyện Ngắ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文學出版社,2013年。
- [越]_____:《《南風雜誌》上關於語文理論之研究批評文章》(*Văn Phê Bình Nghi ên Cứu Lý Luận Ngữ Vă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 [越]武氏玉梅 (Vũ Thị Ngọc Mai):《考察《南風雜誌》上關於越語及越語學之研究》(“Tìm Hiểu các Nghiên Cứu Việt Ngữ và Việt Ngữ Học trên *Tạp Chí Nam Phong*”),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語言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 [越]武氏雲英 (Vũ Thị Vân Anh):《范瓊與越南傳統文學遺產——透過《南風雜誌》的考察》(“Phạm Quỳnh với Di Sản Văn Học Truyền Thống Việt Nam (Khảo Sát qua *Tạp Chí Nam Phong*)”),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 [越]武青春 (Vũ Thanh Xuân):《范瓊在《南風雜誌》散文作品中的漢越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論文,2014年。
- [越]武香江 (Vũ Hương Giang):《《南風雜誌》(1917-1934)遊記之語言藝術研究》(“Ngôn Ngữ Nghệ Thuật của Thể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太原:太原師範大學越南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 [越]南風:〈國債之義舉〉,漢文版《南風雜誌》第16期,1918年10月,頁180-186。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____：〈古學院之組織〉，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74 期，1923 年 8 月，頁 21-31。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____：〈國文中漢字參用之問題〉，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82 期，1924 年 4 月，頁 58-61。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____：〈古學院編輯漢越辭典之手續〉，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97 期，1924 年 7 月，頁 11-18。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范文快 (Phạm Văn Khoái)：〈《南風雜誌》上的漢字文獻資源〉(“Nguồn Văn Bản Chữ Há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2017 年第 7 期，頁 3-13。
- 〔越〕范氏玩 (Phạm Thị Ngoạn) 著，范仲仁 (Phạm Trọng Nhân) 譯：《《南風雜誌》研究 1917-1934》(*Tìm Hiểu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Yerres：意越出版社，1993 年。
- 〔越〕范篁君 (Phạm Hoàng Quân)：《《南風雜誌》漢文部分目錄提要》(*Mục Lục Đề Yếu Phần Hán Văn Tạp Chí Nam Phong*)，峴港：峴港出版社，2019 年。
- 〔越〕范瓊 (Phạm Quỳnh)：〈幾句序言〉(“Mấy Nời Nói Đầu”)，越文版《南風雜誌》第 1 期，1917 年 7 月，頁 5。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____：〈大法保護後之越南人精神的進化〉，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70 期，1923 年 4 月，頁 65-80，原刊於法文版《南風雜誌》第 66 期，1922 年 12 月，頁 125-139；第 67 期，1923 年 1 月，頁 1-17。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張氏蓮 (Trương Thị Liên)：《《南風雜誌》(1917-1934) 上的短篇故事與其對越南文學中現代短篇故事模型建立之影響》(“Truyện Ngắn trên *Tạp Chí Nam Phong* (1917-1934) với Việc Xây Dựng Mô Hình Truyện Ngắn Hiện Đại trong Văn Học Việt Nam”)，榮市：榮市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 〔越〕張正 (Trương Chính)：〈“Đôi Điều Khác Biệt giữa Các Nho Sĩ Trung Quốc với Các Nhà Nho Việt Nam Khi Tiếp Nhận Tân Thư”〉(〈中國與越南儒士在接受新書

- 時的不同表現))，收入〔越〕丁春林(Đinh Xuân Lâm)等主編：《新書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越南社會》(*Tân Thư và Xã Hội Việt Nam Cuối Thế Kỷ XIX- Đầu Thế Kỷ XX*)，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1997年。
- 〔越〕章民(Chuong Dân)：〈我南百年來之學術〉，漢文版《南風雜誌》第6期，1917年12月，頁327-334。後收錄於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陳士慧(Trần Sĩ Huệ)：《《南風雜誌》上的俗語、歌謠》(*Tục Ngữ, Ca Dao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18年。
- 〔越〕陳氏恆(Trần Thị Hằng)：《《南風雜誌》(1917-1934)短篇小說之語言藝術研究》(“Ngôn Ngữ Nghệ Thuật trong Truyện Ngắn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1934)”)，太原：太原師範大學越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
- 〔越〕陳氏愛兒(Trần Thị Ái Nhi)：〈范瓊與《南風雜誌》上的遊記體裁〉(“Phạm Quỳnh với Thể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2017年第7期，頁28-40。
- 〔越〕黃永福(Huỳnh Vĩnh Phúc)：《從「儒學」到「現代」：越南的新文學／文化運動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關係——以《南風雜誌》(1917-1934)及其主編Phạm Quỳnh(1892-1945)為中心的討論》，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2010年。
- 〔越〕新亭(Tân Đình)：〈中國新思想之淵源及其變遷〉，漢文版《南風雜誌》第76期，1923年10月，頁66-75。後收錄於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楚狂(Sở Cuồng)：〈孟子學說〉，漢文版《南風雜誌》第76期，1923年10月，頁61-65。後收錄於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 〔越〕裴黃燕(Bùi Hoàng Yến)：《考察《南風雜誌》上對於法國文學之接受》(“Khảo Sát Sự Tiếp Nhận Văn Học Pháp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河內：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 〔越〕潘氏明(Phan Thị Minh)：《《南風雜誌》上遊記體裁之特點》(“Đặc Trưng của Thể Tài Du Ký trên Nam Phong Tạp Chí”)，榮市：榮市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 〔越〕黎元龍(Lê Nguyên Long)：〈旅行與民族形象：從《南風雜誌》主筆的遊記

體裁來看國家計畫》(“Du Hành và Ảnh Tượng Dân Tộc: Dự Án Quốc Gia qua Thể Tài Du Kí của Chủ Bút *Nam Phong Tạp Chí*”),《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2017 年第 7 期, 頁 14-27。

〔越〕黎氏玄莊 (Lê Thị Huyền Trang) :《透過《南風雜誌》(1917 -1934) 看教育領域上東西文化的接觸》(“Tiếp Xúc Văn Hoá Đông – Tây trên Lĩnh Vực Giáo Dục qua *Nam Phong Tạp Chí* (1917 -1934)”), 河內: 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越南史學系碩士論文, 2013 年。

〔越〕黎懋 (Lê Dư) :〈記孔子歷史及其學說, 並對於學孔道者之辯難〉, 漢文版《南風雜誌》第 67 期, 1923 年 1 月, 頁 1-8。後收錄於 *Viện Việt-Học*(Institute of Vietnamese Studies). *Nam Phong Tạp Chí*. Westminster: Viện Việt-Học, 2009.

附錄一：《《南風雜誌》(1917-1934) 目錄分析》中「語言」類下的「漢字」、「國學」、「國語及國文」之條目⁸⁶

漢字 (Hán Tự)

1. 范輝虎 (Phạm Huy Hồ) : 〈我越南國何時認識漢字?〉 (“Việt Nam Ta Biết Chữ Hán Từ Bao Giờ?”) , 29 (1919.11) : 416-419。
2. 范春穠 (Phạm Xuân Nùng) : 〈漢字對國文有何危害?〉 (“Chữ ‘Chệt’ Có Hại Gì Cho Quốc Văn?”) , 17 (1918.11) : 258-259。
3. 吳微霖 (Ngô Vi Lâm) : 〈不應該廢掉漢字〉 (“Chữ Hán Không Nên Bỏ”) , 26 (1919.8) : 172-173。
4. 范瓊 (Phạm Quỳnh) : 〈國語文中的儒字〉 (“Dùng Chữ Nho trong Văn Quốc Ngữ”) , 20 (1919.2) : 83-97。
5. 阮伯卓 (Nguyễn Bá Trác) : 〈論漢學〉 (“Bàn về Hán Học”) , 40 (1920.10) : 324-336。
6. 《南風》(NP) : 〈論於學習儒字〉 (“Bàn về Sự Học Chữ Nho”) , 13 (1918.7) : 57-58。
7. 雪輝 (Tuyết Huy) : 〈論於學習漢字〉 (“Bàn về Vấn Đề Học Chữ Hán”) , 24 (1919.6) : 463-472。
8. 竹河 (Trúc Hà) : 〈儒者需要怨憤?〉 (“Nhà Nho Có Lẽ Chửi Sầu?”) , 130 (1928.6) : 561-568。
9. 范瓊 (Phạm Quỳnh) : 〈儒者〉 (“Nhà Nho”) , 172 (1932.5) : 449-458。
10. 阮敦復 (Nguyễn Đôn Phục) : 〈近三十年來儒者派對舊學的態度〉 (“Phái Nhà Nho Khoảng Ba Mươi Năm Nay đối với Sự Học Cũ”) , 195 (1934.4) : 285-289。

⁸⁶ 相關條目引自阮克川：《《南風雜誌》(1917-1934) 目錄分析》，頁 380-383。該書僅整理《南風雜誌》越文版相關條目，而未及於漢文版。本附錄各筆資料之排序依《《南風雜誌》(1917-1934) 目錄分析》原書順序排列。筆者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該書會將某篇文章所帶起的後續討論，不論作者是否為同一人，也歸於該篇之下，但著錄上較為簡略，會略去篇名，而著錄作者、期數和起迄頁碼。今為方便讀者理解相關類別作品的樣貌，筆者逐一還原著錄，因此在序號上會較原書為多。

- 11.阮伯卓(撰)、阮敦復(譯)(Nguyễn Bá Trác soạn, Nguyễn Đôn Phục dịch) :
〈對於舊學列先生之獻言〉(“Mấy Lời Trung Cáo với các Bạn Nhà Nho”) , 51
(1921.9) : 189-199。

國學 (Quốc Học)

- 1.《中北新聞》(Trung Bắc Tân Văn) : 〈在順化的古學院〉(“Cổ Học Viện ở Huế”) ,
94 (1925.4) : 404-406。
- 2.范瓊(Phạm Quỳnh) : 〈漢越古學問題〉(“Vấn Đề Cổ Học Hán Việt”) , 132
(1928.8) : 177-127。
- 3.范瓊(Phạm Quỳnh) : 〈論於國學〉(“Bàn về Quốc Học”) , 163 (1931.6) :
515-522。
- 4.范瓊(Phạm Quỳnh) : 〈國學與國文〉(“Quốc Học với Quốc Văn”) , 164 (1931.7) :
1-7。
- 5.范瓊(Phạm Quỳnh) : 〈國學與政治〉(“Quốc Học với Chính Trị”) , 165 (1931.8-9) :
107-111。
- 6.阮仲述(Nguyễn Trọng Thuật) : 〈調停國學案〉(“Điều Đình Cái Án Quốc Học”) ,
167 (1931.11-12) : 361-387。
- 7.國學圖書館(QHĐTQ) : 〈國學圖書館的成立〉(“Quốc Học Đồ Thư Quán Thành
Lập”) , 190 (1933.11) : 458-460。

國語、國文 (Quốc Ngữ, Quốc Văn)

- 1.阮文兼(Nguyễn Văn Kiêm) : 〈南語的保存〉(“Bảo Tồn Nam Ngữ”) , 122
(1927.10) : 368-380 ; 123 (1927.11) : 476。
- 2.白齋(Bạch Trai) : 〈圓 A 歪 B 居士回答平橫直豎先生的書信〉⁸⁷(“Bức Thư Của
A Tròn B Méo Cư Sĩ Trả Lời Ngang Bằng SỔ Ngay Tiên Sinh”) , 206 (1935.3) :
137-144。
- 3.《南風》(NP) : 〈公文要使用國語〉(“Công Văn Phải Dùng Quốc Ngữ”) ,
21 (1919.3) : 241-242。

⁸⁷ 筆者按：圓 A 歪 B 居士、平橫直豎先生，如同張三李四一樣，泛指某某人物。

- 4.楚狂 (Sở Cuồng) : 〈喃字與國語字〉 (“Chữ Nôm Với Chữ Quốc Ngữ”) , 172 (1932.5) : 495-498。
- 5.尚之 (Thượng Chi) : 〈法文適用於安南國文嗎?〉 (“Chữ Pháp Có Dùng Làm Quốc Văn An Nam Được Không?”) , 22 (1919.4) : 279-286。
- 6.范瓊 (Phạm Quỳnh) : 〈漢越文字〉 (“Hán Việt Văn Tự”) , 107 (1926.7) : 12-23。
- 7.范瓊 (Phạm Quỳnh) : 〈學習古典有何利益?〉 (“Học Cổ Điển Có Ích Lợi Như Thế Nào?”) , 88 (1924.10) : 279-301。
- 8.《南風》(NP) : 〈潘周楨與國語字〉 (“Phan Chu Trinh đối với Chữ Quốc Ngữ”) , 95 (1925.5) : 504-506。
- 9.VB : 〈古國語字〉 (“Chữ Quốc Ngữ Cổ”) , 74 (1923.8) : 112B (筆者按: 第112頁有AB兩面)。
- 10.《南風》(NP) : 〈國語問題〉 (“Quốc Ngữ Vấn Đề”) , 103 (1926.3) : 200-205。
- 11.范瓊 (Phạm Quỳnh) : 〈國語字考〉 (“Khảo về Chữ Quốc Ngữ”) , 122 (1927.10) : 327-339。
- 12.阮文謙 (Nguyễn Văn Khiêm) : 〈國語國文〉 (“Quốc Ngữ Quốc Văn”) , 110 (1926.10) : 357-369。
- 13.叢雲 (Tùng Vân) : 〈國語神寄給儒字神的信〉 (“Bức Thư Thần Quốc Ngữ Kéo Nài Thần Chữ Nho”) , 196 (1934.5) : 359-362。
- 14.叢雲 (Tùng Vân) : 〈儒教神回答國語神的信〉 (“Bức Thư Thần Chữ Nho Trả Lời Thần Quốc Ngữ”) , 197 (1934.6) : 400-409。
- 15.雙舉氏 (Song Cử Thị) : 〈國文說〉 (“Quốc Văn Thuyết”) , 14 (1918.8) : 117-128。
- 16.陳唯一 (Trần Duy Nhất) : 〈將來國文的命運會如何?〉 (“Vận Mệnh Quốc Văn về Tương Lai Như Thế Nào?”) , 52 (1921.10) : 311-316。
- 17.安溪 (An Khê) : 〈嘉隆朝的國文〉 (“Quốc Văn Ta Hời Triều Gia Long”) , 80 (1924.2) : 130-136 ; 82 (1924.4) : 318-322。
- 18.叢雲 (Tùng Vân) : 〈國文問題〉 (“Vấn Đề Quốc Văn”) , 126 (1928.2) : 101-117。
- 19.竹河 (Trúc Hà) : 〈國文: 功用和時間〉 (“Quốc Văn đối với Công Dụng và Thời Gian”) , 128 (1928.4) : 337-342。

- 20.阮文兼(Nguyễn Văn Kiêm)：〈學習國文〉(“Học Quốc Văn”)，149(1930.4)：311-330。
- 21.范瓊(Phạm Quỳnh)：〈回答《婦女新聞》中的〈警告諸位學閥〉一文〉(“Trả Lời Bài ‘Cảnh Báo các Nhà Học Phiệt’ Trong *Phụ Nữ Tân Văn*”)，152(1930.7)：10-14。
- 22.范望之(Phạm Vọng Chi)：〈國文〉(“Quốc Văn”)，164(1931.7)：60-62。
- 23.阮鄧筍(Nguyễn Đăng Giuần)：〈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堅固的國文基礎〉(“Ta Nên Xây Nền Quốc Văn Cho Bền Chặt”)，168(1932.1)：22-26。
- 24.阮文兼(Nguyễn Văn Kiêm)：〈國文：外國人對國文問題之意見〉(“Quốc Văn: Ý Kiến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về Vấn Đề Quốc Văn”)，168(1932.1)：27-44。
- 25.阮文兼(Nguyễn Văn Kiêm)：〈國文問題〉(“Vấn Đề Quốc Văn”)，181(1933.2)：128-147；182(1933.3)：260-279。
- 26.Ng.T.Ng：〈是否能在鄉村學校實施全國文的教育？〉(“Có Nên Dạy Toàn Quốc Văn ở các Trường Hương Thôn Không?”)，185(1933.6)：547-548b。
- 27.范瓊(Phạm Quỳnh)：〈安南語言的進化〉(“Sự Tiến Hóa của Tiếng An Nam”)，69(1923.3)：39-48；70(1923.4)：59-70。
- 28.范瓊(Phạm Quỳnh)：〈安南語言需要合一嗎？〉(“Tiếng An Nam Có Cần Hợp Nhất Không?”)，18(1918.12)：320-326。
- 29.阮文玉(Nguyễn Văn Ngọc)：〈用於國文中的語言〉(“Tiếng Dùng trong Quốc Văn”)，19(1919.1)：37-39。
- 30.楊廣含(Dương Quảng Hàm)：〈論於安南語言〉(“Bàn về Tiếng An Nam”)，22(1919.4)：287-297。
- 31.武功毅(Vũ Công Nghi)：〈安南語言會單薄嗎？〉(“Tiếng An Nam Có Nghèo Không?”)，59(1922.5)：349-357。
- 32.阮克丙(Nguyễn Khắc Bình)：〈我國語言文字的問題〉(“Vấn Đề Tiếng Ta Chữ Ta”)，65(1922.11)：371-380。
- 33.黎阮(Lê Nguyễn)：〈在法國首都的我國語言〉(“Tiếng Ta Bên Kinh Đô Pháp”)，84(1924.6)：509-512。
- 34.黎升(Lê Thăng)：〈安南語言〉(“Tiếng Nam”)，160(1931.3)：263-265。

- 35.陳奇意(Trần Kỳ Ý)：〈安南語與法語之比較〉(“So Sánh Tiếng An Nam và Tiếng Pháp”)，181 (1933.2)：147-155。
- 36.劉文明(Lưu Văn Minh)：〈要精通法語，應該要先瞭解拉丁語言〉(“Muốn Giỏi Tiếng Pháp Nên Biết Tiếng La Tinh”)，45 (1921.3)：215-225。
- 37.Ng.h.V：〈與《南風》主筆的公開信〉(“Thư Ngỏ Cho Chủ Bút Nam Phong”)，16 (1918.10)：198-209。
- 38.阮伯卓(Nguyễn Bá Trác)：〈與南圻 Ng.H.V.先生的幾句話〉(“Mấy Lời Ngỏ Lại Cùng Ông Ng.H.V. Nam kỳ”)，17 (1918.11)：256-258。
- 39.Trần. V. Đ.：〈回答 Ng.H.V.先生寄望《南風》主筆的信〉(“Trả Lời cái Thư Ngỏ Cho Chủ Bút Nam Phong của Thầy Ng.H.V.”)，17 (1918.11)：259-267。
- 40.阮如農(Nguyễn Như Nông)：〈Ng.H.V.先生的信及其輿論〉(“Lời Công Luận về Cái Thư Thầy Ng.H.V.”)，18 (1918.12)：285-382。
- 41.朱陵雲(Chu Lăng Vân)：〈慢慢說話〉(“Từ Từ Lời Nói”)，18 (1918.12)：385-382。
- 42.申仲攜(Thân Trọng Huề)：〈都因為 Ng.h.V 先生〉(“Cũng Vì Ông Ng.h.V”)，19 (1919.1)：17-20。
- 43.阮伯卓(Nguyễn Bá Trác)：〈直說亦需要溫柔點〉(“Nói Ngay Cũng Phải Dịu Lời”)，20 (1919.2)：97-98。
- 44.范瓊(Phạm Quỳnh)：〈國語文〉(“Văn Quốc Ngữ”)，2 (1917.2)：77-80。
- 45.陳晉錫(Trần Tấn Tích)：〈論於國語文章〉(“Bàn về Văn Chương Quốc Ngữ”)，29 (1919.11)：450-452。

Whither Sinology: Transitions of the "Vietnamese Sinology" Discourse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Nam Phong Tap Chí*

Luo, Ching-wen *

[Abstract]

The imperialist examinations system of Vietnam was abolished in 1919 by the French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ir colonization, and therefore put an end to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is is a hallmark in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Vietnamese Sinology and Confucianism, which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as thi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m as well a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Vietnam. They started discussions about Vietnamese Sinology published in *Nam Phong Tap Chi*, together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Sinology, a general view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borrowing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o teach lessons, and/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ology. These various issues not only preceded the debate about Vietnamese Confucianism in the mid-1920s, there were also socio-culturally important and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Moreover,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Nam Phong Tap Chi* was to promo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ntroduce French culture to the Vietnamese people, hence this active and open-minded interaction made the Sinology somewhat even more interest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ces, as situated in the structure and ideology of knowledg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Sinology in shaping modern East Asia.

Keywords: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Nam Phong Tap Chi*, Sinology, Confucianism, Franc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